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4/50
2 February 199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FRENCH/SPAN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12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和
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 Reynaldo Galindo Pohl先生
根据委员会1993年3月10日第1993/62号决议和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3/273号决定所编写的
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情况的最后报告

目 录

	段 次	页 次
导 言	1 - 5	3
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和特别代表之间的通信	6 - 14	3
二、特别代表收到的资料	15 - 220	6
A. 生命权	16 - 77	6

目 录 (续)

	段 次	页 次
B. 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	78 - 82	16
C. 不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 遇或惩罚的权利	83 - 91	17
D. 执法	92 - 125	18
E. 言论自由、发表意见自由和新闻界的情况	126 - 143	23
F. 宗教自由和泛神教团体的情况	144 - 170	26
G. 妇女的情况	171 - 191	31
H. 儿童的情况	192 - 195	33
I. 就业权	196 - 199	34
J. 人人拥有财产的权利	200 - 203	34
K. 1993年5月25日的事件	204 - 206	35
L. 库尔德族人和纳拉乌伊族人的情况	207 - 212	35
M. 政治权利	213 - 214	36
N. 难民的情况	215 - 220	37
三、审议和意见	221 - 268	38
A. 报告的内容	221 - 228	38
B. 生命权	229 - 240	39
C.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 遇或惩罚	241	41
D. 执法	242 - 246	41
E. 逮捕和监狱的情况	247 - 248	42
F. 言论自由、发表意见自由和新闻界的情况	249 - 253	42
G. 宗教自由和泛神教徒的情况	254 - 257	43
H. 妇女的情况	258 - 260	44
I. 贩毒	261 - 265	44
J. 伊朗境内的难民	266 - 267	45
K. 在国外伊朗公民的亲属	268	45
四、结论	269 - 271	45
五、建议	272	46

附 件

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于1993年3月10日通过了第1993/62号决议,决定把委员会1984年3月14日第1984/54号决议所任命的特别代表的任务期限再延长一年,并请特别代表向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提出一个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情况的临时报告,特别要提到象泛神教徒等少数团体的情况,并向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提出报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1993/273号决定中核可了该决议。

2. 特别代表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93/62号决议第13段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3/273号决定,向大会提出了他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情况的临时报告(A/48/526)。报告阐述了1993年过去几个月期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情况。大会在其1993年12月20日第48/145号决议中决定在其第四十九届会议上根据人权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供的新的内容,继续审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情况,包括象泛神教等少数团体的情况。

3. 特别代表按照人权委员会第1993/62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3/273号决定,正式提出他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情况的最后报告。报告阐述了1993年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情况,但显然必须配合特别报告员自1986年以来提出的各个报告一起阅读。

4. 就如往年一样,目前这份报告集中报道了特别报告员同政府官员之间的书面联系,还报道了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对侵犯人权情况的指控。

5. 这份报告的结构同以前的报告很相似,也是分成5节:导言;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和特别代表之间的通信;二、特别代表收到的资料;三、审议和意见;四、结论;五、建议。此外,还有一项附件,载入了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收到的资料。

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和特别代表之间的通信

6. 特别代表于1993年1月20日和9月2日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Sirous Nasserri 大使会晤。特别代表在出席1993年6月14日至25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期间,也曾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和该国政府的其他代表会晤。特别代表在上述会议以及在1993年3月23日、4月28日和8月31日的信件中都重申其信念,认为第四次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极为有用,因为这样他能取得有关该国当前人权情况的直接和一手资料。这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就

能迈出重要一步,表现它真诚愿意进行合作,协助特别代表履行其任务。特别代表最初建议他可以在1993年7、8月间对该国进行第四次访问。其后,1993年8月31日,他又写信建议在1993年10月下旬进行访问。

7. 1993年7月16日,特别代表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写了一封信如下:

“……我最近获知,伊朗的泛神教徒在德黑兰的泛神教墓地的坟墓目前正被当局下令摧毁。虽然过去曾有报导关于泛神教徒墓地被没收的事件,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尸体被人从泛神教徒墓地挖出来。根据我收到的情报,德黑兰的泛神教徒墓地有几千个坟墓,坟地的一部分现在被挖土机挖掘,准备在上面建造一所大楼。据报,残余尸体被装进卡车,运到一个亲属不知道的地点。

“谨请你就此情况向主管当局询问,并通过人权中心让我知道所有的相关细节。如果这种工程被认为有必要继续下去,请让我呼吁贵国政府考虑到其中的宗教和感情因素,并同死者的亲属联系,告诉他们所应遵循的程序,以及可能已运到其他地方的残余尸体所在。”

8. 1993年7月28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转递了1993年7月16日伊朗政府给特别代表的信,内容如下:

“……德黑兰市政府正在执行5年发展计划,在这范围内,依照有关坟地的法律,进行了若干新的建筑项目,开始改造城西一些地带。这项目只移走了泛神教墓地20公分的土壤,铲走了那些已超过30年的坟墓。新的坟墓完全没有动。市政府的项目并不只限于这一个,在德黑兰有些城区也包括旧的穆斯林坟地。”

9. 1993年9月20日,特别报告员按照过去的做法,递交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一份备忘录,其中载有他自从上次延长作为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的任期以来所收到的关于侵犯人权的指控。特别代表还要求伊朗政府提供关于93名犯人的情况。

10. 特别代表完成了他给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的报告之后,收到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1993年10月27日的来信,转达了伊朗政府对特别代表1993年9月20日备忘录中所载、并在特别报告员报告(A/48/526)的主要部分第三章中转载的关于侵犯人权的指控的答复。按照常驻代表信中所提的要求,特别报告员已将伊朗政府的答复作为附件列入他给大会的报告中(A/48/526/Add.1)。

11. 此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于1993年10月22日致信给特别代表,声称:对于特别代表给人权委员会上次的报告(E/CN.4/1993/41)中所提的指控,他还没有得到答复,也不清楚政府对犯下不同罪名的人士采取了什么赦免措施,也没有关于选举、吸毒问题和人权的资料。但是,在此之前,他先转达一份被伊朗最高刑事法院判决的人士的名单,以及一份伊朗监狱组织工作人员中被指控犯有不同罪名、正在受政府调查的人员的名单。

12. 1993年10月25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致信特别代表,转达了一份波斯文的名单,列出了174名过去因从事贩毒、抢劫被判严刑、而现在获释的犯人。(所判徒刑省略)

13. 1993年12月17日,特别代表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写了一封备忘录,载有他上次给大会的报告(A/48/526)之后所收到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情况的指控。

14. 1993年12月30日和1994年1月13日,特别代表用电传致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如下:

“谨请您注意,我获知有三名伊朗泛神教徒即将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被处决。

“Bihnam Mithaqi 和 Kayvan Khalajabadi 先生都被关在 Karaj,经过第二次审判,已正式于1993年11月23日被判死刑。您知道,在我第三次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期间,我曾在德黑兰的Evin监狱中见到这两位人士。消息来源称,第81判决书D段指控这两名泛神教徒,除其他外,向联合国提供了情报,指的似乎就是我上次访问伊朗时同他们的会见。

“谨请贵国政府注意,人权委员会于1993年3月10日通过了第1993/64号决议,其执行部分第1(a)段‘促请各国政府不要以任何方式的行动恫吓或报复打击那些设法同、或业已同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进行合作、或向他们提供见证或情报的人士’。

“我还接到报告声称,关禁在 Rafsanjan的Raamadan-Ali Dhulfaqari 先生也被指控犯了叛教罪被判死刑。

“如果您能赶快进行干预,确保这些人士能够得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6、第14、第15条所规定的所有法律保障措施的保护,以及得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4年5月25日题为‘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的第1984/50号决议附件中的第4-8条保障措施的保护,我将十分感激。

“由于贵国政府曾屡次向我保证：任何泛神教徒不会因其信仰受到迫害，如果所有的法律补救措施都已援用殆尽，那么，让我呼吁贵国政府考虑赦免上述人士。

“我还希望请您注意，我收到报道声称：Mehdi Dibaj先生因过去曾是回教徒、而现在改成基督教的牧师，他已在监狱中被关7年之久，于1993年12月3日在Sari城被伊斯兰革命法庭指控犯叛教罪被判死刑。据说，他很快就要被处决。

“如果您能保证Dibaj先生能得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6、第14和第15段所规定的法律保障的保护、以及得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4年5月25日题为“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的第1984/50号决议附件中第4-8条保障措施的法律保护，我将十分感激。

“由于贵国政府曾屡次向我保证：无人会因信仰而受迫害，如果所有法律补救措施都已援用殆尽，那么，让我呼吁贵国政府考虑赦免Dibaj先生”。

二、特别代表收到的资料

15. 以下各段中含有特别代表收到的一些关于侵犯人权事件的指称摘要，已通过1993年9月20日和12月17日的备忘录转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本节中还包括了政府就指称的事件和案件提出的答复。但是，由于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11日第1993/94 A号决议对提交委员会的报告页数有所限制，在此无法全文转印备忘录和政府的答复。

A. 生命权

16. 虽然伊朗新闻界表面上停止发表所有的处决案件，但继续使用死刑受到了严重的关注。对预谋杀人、杀人、武装抢劫、贩毒、武装叛乱、杀人同谋、绑架、强奸和其他罪行可判处死刑。

1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在1993年10月27日的信中向特别代表转交了如下答复：

“所有人的社会都认为，对于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赦免的和危害到社会根本结构的重大罪行应该处以死刑。鉴于不同社会所关心的问题不同，

至今大约有20至30个国家在它们刑法典中排除了“死刑”，但其余的国家仍保留“死刑”作为它们刑法典中最严重的惩罚。按照伊斯兰的教义是可以执行死刑的，而它的教义得到了世界上十亿多穆斯林教徒的遵守。在伊斯兰里，死刑来源于神圣的原则。但这并不是说，可以无要求和无条件对罪犯进行这项惩罚。在以处死作为惩罚之前必须要满足某些经过严格界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在伊斯兰对于人类生命的架构内拟定的。其中最主要的条件是公平的判决，遵守刑事诉讼法的所有程序和发出以有关法律为根据的定罪裁决。

“在伊朗的刑法典里，如果领袖办公室决定延缓执行，则死刑的判决可以减轻为终生监禁。对于蓄意谋杀的惩罚是“报复”（死刑），但如果被害人的直系亲属不坚持将被判定有罪的谋杀者处死而决定赦免他或她时，则死刑将成为不可执行的。神圣的《可兰经》鼓励受害者的直系亲属宽恕罪犯。对于蓄意谋杀者，在得到受害人直系亲属的宽恕后，法院将判处犯人监禁，以保护社会。会受死刑惩罚的罪行种类在伊朗不断减少。必须铭记着，对过失杀人的惩罚不是死刑。”

18. 司法机关首长AYATOLLAH MOHAMMAD YAZDI 1993年2月12日说，“那些在伊朗被处决的人，或者是按照权宜委员会的判决而处死刑的贩毒者，或者是属于神职管辖的案件，任何当局都没有权利扭转这类判决”。他并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反对毒品的宣传中，实际上是为世界做了一件好事”，伊朗决不会让它自己“因为某些人士的抗议而受到毒品的污染”。

19. 该国政府在1993年10月27日的信中说：

“利用被他们腐化的无知青年赚取厚利的走私者们使用的是最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应该在国家和国际一级上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打击。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赞同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处理走私者所采取的方式并支持该国处理这个问题的措施。伊朗的刑法典规定可以对拥有和贩卖一定数量非法药品的人判处死刑。通常会在一个案件判决以前考虑到被告的犯罪记录。但是逮捕被控告走私非法药品的人并不意味着他无权得到适当法律程序的所有各项保障。只有在用尽了所有法律程序之后才会执行法院的裁决。（已经向人权事务中心提出了关于非法药品的贩运、该问题的严重程度、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造成的不利影响的详细报告。）”

20. 据报道，MOHSEN MOHAMMADI SABET先生在RASHT监狱中被处决。实际的处决日期不知道。据报他于1992年9月或10月在RASHT他的家中被捕，显然是出于政治

原因,从那时开始他一直被囚禁在RASHT监狱的单人牢房内。

2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在1993年10月27日的答复中说:“至今为止,不曾有这样一个被捕,这一指称被否认。”

22. 据报道,HUSSEIN MOULOUDI先生被指控为伊朗库尔德民主党的支持者,他于1992年10月在ORUMIYEH被公开处决。关于他的审判不能获得任何资料。MOULOUDI先生据报已经在不同的监狱被监禁了两年。

23. 1993年10月27日的答复说:“在1992年当中,没有这样一个人在Orumiyeh被处决。”

24. 1993年4月20日,四名犯人在被认定犯了扰乱公共秩序和破坏公共安全的罪行后,在SIRJAN被处绞刑。他们的姓名是DIANAT AGHABEIGHI、MAJIDE KHADJUNI、ALI AGHABEIGHI 和 MOHAMMAD EFTEKHARI。

25. 政府在1993年10月27日的答复中说:“这一指称得到确认。”

26. 1993年5月,一个名叫ZOHRE EGHBALI 的妇女,是管家和两个年龄5岁和2岁小孩的母亲,在被认定犯了通奸罪后,在伊斯法罕遭受绞刑。《Ressalat》报纸报道,1993年8月11日有一个人在MASHHAD第一号刑事法院的庭院中被处决,罪名是通奸。另一个人同时同地被处决,罪名是谋杀他的妻子。

27. 政府在1993年10月27日的答复中说,关于Zohre Eghbali一案,特别代表已提到过这一指称,当时就进行了调查。经再度调查,这一指称被否认。上段后两句中的指称得到了确认。

28. 据报道,AHMAD GHOFrani先生于1993年1月13日被判处死刑,因为据说他在政治上反对政府。他于1992年12月在MASHHAD被逮捕。特别代表没有获得任何关于他受审判、被判刑或者被拘禁的罪名的资料。1993年3月,SALIM SABERNIAH 先生和 SEYED MUSTAFA GHADERI先生被大不里士的伊斯兰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理由是非法离开国家并且是伊朗共产党KOMALA的库尔德支部成员。发布的判决已由最高法院核可。

29. 政府在1993年10月27日的答复中说:

“关于前三句话:调查的结论是,没有这样一个人被司法和警察当局拘捕,否认了他被判死刑的指称。

“关于第三和四句:Salim Sabernia 和Seyyde Mostafa Ghaderi 是Komeleh集团的成员。他们去年在国家西北边境的高地上的一次交火事件中被逮捕的。在他们被拘禁期间,两人供认谋杀了若干名村民,并胁迫平民出钱支助Komeleh的活动。他们还承认爆炸了若干辆拖拉机和其他车辆。

这两个人目前正在接受调查,两人都有辩护律师。”

30. 据报道年龄77岁的德黑兰居民FEIZOLLAH MEKHOUBAD于1993年5月被德黑兰的一个伊斯兰革命法庭判处死刑。据报他积极参与对有需要的人进行救济和慈善工作,并没有参与任何政治活动。1992年5月,他被控同犹太复国主义有联系,并且打算前往以色列。据说在他的审判期间,他并不能够行使辩护和上诉权。

31. 该国政府在1993年10月27日的答复中说:

“Mkhoubat先生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间谍。他参与了旨在形成一个为以色列收集情报的间谍网的活动。他还从事了收集资金和把资金转移到以色列去的行动。他目前正在接受调查,他健康情况良好。他也有一位辩护律师。”

32. 根据《SALAM》报纸1993年3月31日的报道,HOJJATOLESLAM MAHMOUDI在德黑兰南边VARAMIN市的一场星期五弥撒中,指出在 VARAMIN 的 RAHAHAN广场上进行公开处决的不利影响,以及它们在公众心中引起的怀疑。该市市长HAMZEH KARAMI和一群教师也批评了这些惩罚方法。

33. 政府在1993年10月27日答复中报告如下:

“这一指称不准确。Hojjat-ul-Islam Mahmoudi说,在祈祷会上发言时他从未表示过这种意见。”

34. 据报道,1992年9月,伊朗的情报部长HOJJATOLESLAM ALI FALLAHIAN在电视上谈到伊朗政府在打击国外反对者取得的成功:

“我们能够沉重地打击国外许多小团体……你们已知道,其中一个积极活动的小团体是库尔德民主党……去年我们能够给他们的干部以沉重的打击”。

35. 政府在1993年10月27日的答复中说,“本段歪曲了这个人的发言,他否认引言的准确性”。

36. 据报道,一些政府反对者在伊朗以外地区被杀或受伤,情况表明杀人和伤害人的可能是代伊朗官员行事的人。

37. 据报道,1992年10月,德国当局逮捕了一个伊朗人和四个黎巴嫩人,那是同杀死四个伊朗人有关,被杀者都是伊朗的库尔德民主党-QASSEMLOU派-的成员,他们是在1992年9月参加社会主义国际所举行的一次会议期间,在柏林的一家餐馆被枪杀。被杀者是党总书记SADEGH SHARAFKANDI博士、党的欧洲代表FATTAH ABDOLI先生、德国代表HOMAYOUN ARDALAN先生,以及一名口译员NOURI DEHKORDI先生。

38. 政府在1993年10月27日的答复中报告如下: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德国大使馆公开谴责了谋杀那四个伊朗人的事件。目前德国当局在伊朗当局的合作下正在处理这个案件,正在收集有关的证据以逮捕谋杀者。”

39. 据报道在土耳其刺杀了ALI AKBAR GHORBANI先生,又名叫MANSOUR AMINI先生,他是伊朗人民圣战组织的成员。他在1992年6月4日在伊斯坦堡离他家很近的地方被劫持。根据报道差不多同时,有人在属于人民圣战组织的车辆内放置炸弹。GHORBANI先生受到酷刑并且在被劫持十天后被吊死。他的尸体后来在伊斯坦堡东南28哩的CINARCIK的一个浅坟内被发现,已经残缺不全。他的手指甲被拔去,他的生殖器被切除,一条绳索绑在他的脖子上,置他于死地。根据路透社1993年2月4日一个电讯,土耳其内政部长ISMET SEZGIN先生在伊斯坦堡表示,警察已经逮捕了一个先前不为人所知的伊斯兰行动小组的19名成员。他们被控杀了GHORBANI先生和两名主张反对教会权利的土耳其作家。SEZGIN先生说,伊斯兰行动小组是在伊朗的一个位于德黑兰和库姆之间的一个军营受训,它的领导人中有三人据信已经在那里避难。他说,很显然,那些谋杀犯是同伊朗有联系的。

40. 政府在1993年10月27日的答复中说:

“对于此段,应该指出,伊朗政府正在就Ghorbani先生的谋杀同土耳其政府进行合作。Gorbani有可能是被Mojahedeen-e-Khalq组织谋杀的。根据该组织的某些成员,在该组织同伊拉克政权进行广泛合作以压迫伊拉克人民后他持有不同意见并离开了该组织。”

41. 1993年6月6日,MOHAMMAD HASSAN ARBAB先生,又名叫MOHAMMAK KHAN BALUCH据报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被四名武装人员刺杀。他是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的成员。在这次袭击中,一名旁观者也被杀,一名儿童严重受伤。也据报道,在意大利的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代表MOHAMMAD HOSSEIN NAGHDI先生,于1993年3月16日在罗马据说被伊朗政权的特务人员政治谋杀。NAGHDI先生据报最近受到威胁,三年前在KAZEM RAJAVI先生被谋杀后,被指定受到住处和办公室的保护。根据1993年3月19日《独立报》,意大利内政部长NICOLA MANCINO先生在国家广播电台说,那次谋杀是“目的在于颠覆欧洲和西方的一个极危险战略的一部分。NAGHDI先生的谋杀必须摆在一个非常令人忧虑的全球范围内来看,在许多洲,特别是在欧洲,恐怖主义的威胁比以往更加阴险”。NAGHDI先生是前代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罗马的临时代办,他叛逃之后是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代表。

4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在1993年10月27日答复中说:

“关于头两句,按受害人家属的要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大

使馆已经把处理这个问题列入了它的工作议程。

“关于第四到最后一句，伊朗政府没有关于该人死亡的情况的资料。该人以前曾是Mojahedin-e Khalq组织的成员。最近人们知道他散发了若干信件，其中采取了反对该组织同萨达姆和伊拉克政权合作压迫伊拉克人民的立场。他抗议该组织在损害到伊朗人民的情况下为伊拉克收集情报。人们相信，该组织暗杀了曾表示过反对意见的前成员，以维持组织本身并破坏伊朗同欧洲国家的关系。伊朗政府已通知意大利政府它愿意继续处理此一事项。”

43. 意大利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通过1993年11月11日的普通照会转送了意大利内政部的下列资料：

“1993年3月16日上午9时30分，伊朗国民，意大利伊朗居民理事会代表Mohammed Hussein Naghdi被两个人杀死。

(Naghdi) 曾任伊朗驻罗马使馆的临时代办，对意大利很熟悉。作为包括若干反对伊朗现政权的运动在内的一个组织的官员，他若干时间以来一直专注和负责地工作以使伊朗社会中更多的人意识到他的国家面临的问题。

关于罪行的调查，警方的初步调查结果表明，3月16日大约上午8时45分，Dahmghanh Shahab如每天早上一样前往Via del Boschetto接该位伊朗代表并陪他前往办公室。安全部门的车已经到位。Naghdi先生和司机沿着并不熟悉的路前往“Salario”区，因为当时对于按计划与第二辆保安机关的车会合为时尚早。

大约9时30分，车辆到达Piazza Elba。车子为了拐进Via delle Egadi，即意大利伊朗人理事会总部的所在地而放慢了速度，保安机关的第二辆车正等在那里。此时一名步行的人靠近右车窗，向车内看了看Naghdi先生，对他开了两枪，打中头部和颈部，造成致命伤害。

Naghdi先生得到立即救护并被送往医院，但到医院时已经死亡。

罗马警区的警察马上在政府副检察长Ionta先生主持下与宪警合作进行调查。宪警方面当天下午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打电话的人意大利语讲得十分流利，没有口音。他报告说在距发生袭击不远处的Via Monte Rocchetta有一个垃圾桶，在里面可找到有关线索。在垃圾桶内找到了一把“Skorpio”自动手枪，带有弹夹和消音器，另外还找到了一只备用弹夹。

找到的这支枪子弹已上膛，但卡了壳。进行了弹道测试以判断来源及

是否这就是袭击时使用的武器。

在调查过程中负责此案的专员搜查了意大利伊朗居民理事会总部，调查法官下令到受害人家中访查，以求为调查收集资料。

还应提到，Naghdi先生的保安措施在近期已经加强，是一项全面监视计划的一部分，使用了在商定时间进行无线电联络的一个监视系统，并对可能有危险的行动地点实行监视（该伊朗代表已例外获准为保护自身安全而携带武器）。

在国内保安处3月2日发出通报之后，这项计划又得到进一步调整，警区方面与所涉个人取得了联系。

在相似的案件中，这一安全制度已经表明是有效的，负责保护有危险的知名人士的人员均能及时发现可疑的动态或人，从而采取行动查明或逮捕可能的袭击者。”

44. 根据1993年6月22日的《纽约时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内政部长ABDOLLAH NOURI先生提到象NAGHDI先生这类反对派领袖时，问到：

“这些人承认在伊朗境内犯下了多少恐怖主义活动和爆炸事件？这类人是不是恐怖分子？如果有人对这类恐怖分子采取行动，那是否表示他们是恐怖分子？”

45. 关于前一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答复说：

“前内政部长，Nouri先生说，引述的话歪曲了他的发言。他指出，虽然不应该以暴力来对付暴力，但谋杀了无辜的人的人，犯罪下了泯灭良心的罪行的人，和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人总有一天他们自己会遇到同样的恐怖行为。他举出例子，把这些说成是历史性的胜利。”

46. 关于KAZEM RAJAVI先生1990年4月24日在瑞士的科佩被刺杀，据报道，根据沃州州长所进行的初步调查，有13个人被怀疑参与谋杀。瑞士政府正要求法国当局引渡1992年11月在巴黎被逮捕的两个伊朗人。他们被怀疑参与筹备或执行刺杀行动。又据报道ROLAND CHATELAIN法官通过伯恩转递了法律信件，但是尚未收到答复。

47. 政府在1993年10月27日的信中说：

“伊朗政府在处理此事项上最近提出的倡议中，要求从法官，Ronald Chatelain得到某些关键的资料，该法官尽管作出相反的承诺，但尚未向伊朗驻伯尔尼的大使馆提出这项资料。”

48. 特别代表1994年1月1日收到了有关两名伊朗人被从法国驱逐出境的资

料。这两人是与暗杀Kazem Rajavi先生、Mohsen Sharif Esfahani先生和Ahmad Taheri先生有关而被逮捕的。

49. 有人表示对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继续核可对英国小说家萨曼·拉什迪的生命威胁,表示关切。1993年2月14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领导人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重申,对拉什迪的法令是不能改变的:

“那个裁决必须毫无疑问地执行,并且将会执行…因此,每一个能够接近这个雇佣作者的穆斯林都有责任把这条害虫赶出穆斯林的大道,并且惩罚他。只有把这个叛教的不忠贞的人交到穆斯林手里,才可能解决拉什迪问题。”

他建议作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英国政府应该交出叛教的拉什迪给穆斯林人惩罚。共和国总统霍贾特伊斯兰·阿里·阿克巴尔·哈西米·拉夫桑贾尼说,伊玛姆·霍梅尼所颁布的命令是一名高级学者关于伊斯兰法律的专家观点,这样一个法律是不能够撤消的。1993年2月22日议会发言人阿里·阿克巴尔·纳提克-诺里说:

“其它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信徒应该同穆斯林协调,除去这个不良分子,虽然穆斯林人更清楚应该如何惩罚他”。

1993年2月19日,保卫委员会的一名成员阿亚图拉·穆罕默德·伊马密·卡沙尼要求执行已故伊玛姆·霍梅尼对萨曼·拉什迪的法令:

“根据神的旨意,叛教作家必须被处决…对穆斯林人的阴谋和对神圣伊斯兰的侵犯行动不能够被称之为自由,所有伊斯兰法律的学派,对于伊斯兰父母所生的一个叛教者,都处以死刑”。

50. 特别代表在向联大提交其临时报告之后,以1993年12月17日的信件向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转发了有关生命权的如下指称。

51. 据报道,Ali Shariati博士的三名追随者--Ali Reza Hamidabad,36岁;Hamid Kord,32岁;Gholam Reza Sagvand,37岁--于1992年底或1993年初被处决。报道说他们于此前三年被捕,多数时间被关押在Dezful监狱,据信死刑是在该监狱执行的。据报告说他们全受到秘密审判。特别代表没有收到关于他们受审判的进一步资料。

52. 另据报道说,35岁的Maryam Ashtiani女士1993年3月在德黑兰Evin监狱被处决。据说她是在其父亲的葬礼之后被捕的,她在葬礼上讲了反对死刑的话。她的亲属在她被处决四个月之后经过一再询问才得知她已被处决。

53. 1993年8月8日,伊朗人民圣战组织的两名支持者Abbas Sialipour先生和Faramarz Gharib先生在Karaj市被公开绞死。他们的罪名是持有100公斤大麻制

品。据报他们是在1991年因政治罪名被捕的。

54. 据报道,因政治罪名被捕的Mohammad Salami先生1993年8月在被认定犯有企图非法离境罪之后在德黑兰Evin监狱被处决。

55. 据伊朗报纸《Ressalat》1993年9月13日报道,一个不知姓名的人1993年9月5日在伊斯法罕的Qyam广场被公开绞死。他被认定犯有杀死Mohammad Mohsenian先生的罪行,被杀者是Bassiji抵抗力量的成员。

56. 据《Ressalat》报1993年10月27日报道,有三个人1993年10月在Rondan被绞死。他们被认定犯有武器抢劫和在霍尔木兹省制造不安全的罪行。其姓名如下: Mir Agha Momenzadeh(阿富汗公民)、Yar Mohammad Jamshid Zehi和Bakhshak Zakhmipour。

57. 有三个人1993年9月23日在Zanjan被处决,据报道是由于政治原因,姓名如下: Mohammad Mohamedi、Khatame Dadashi和Fereidoun Bichloc。

58. 1993年9月,四个不明姓名的人在伊朗东部的Torbat-e Heidarieh被处决,罪名是在喀拉山省走私和贩毒。

59. 1993年10月31日,伊朗报纸《Kayhan》报道,有三个不知姓名的人在Rezaieh被公开绞死。

60. 另据报道,最近有四个人在喀拉山省的圣城被处决。他们全是在1992年6月于Mashhad因在该市发生暴乱而被捕的。他们的姓名如下: Darbehshti Mehdi、Kahnamoui Mahmoudi、Zibai Kadjani和Masoudi Ali Aghar。

61. 据伊朗报纸《Jomhuri-Islami》1993年12月5日报道,1993年12月2日在中央省的Qom圣城有五个不知姓名的人被公开处以绞刑。他们的罪名是在社会上散布腐化风气,吸毒和喝酒。

62. 又据报道说,约有20名属于Naroui和Barahoui部族的Baluchis分别于1992年12月和1993年2月在Zahedan监狱被处决。特别代表没有得到关于具体指控和审判的资料。

63. 伊斯兰革命之前的最后一任首相Shahpour Bakhtiar先生和他的私人秘书Katibeh Fallouch先生1991年8月在巴黎近郊被暗杀。关于这一案件,据报道说调查法官Jean-Louis Bruguiere法官1993年4月21日下令逮捕Nasser Ghasmi Nejad先生和Gholam Hossein Shoorideh Shirazi先生。这两人是伊朗公民,涉嫌协助凶手从法国逃走。杀人嫌疑犯Ali Rad Vakili先生和另外两个伊朗人目前在押候审。法官还发出了对Hossein Sheikhattar先生的国际逮捕令,他是伊朗电信部的顾问,参与了这一罪行,同时也对伊朗裔的土耳其人Mesut Edipsoy先生发出了这种逮捕令。

64. 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Qasemlou分部的四名领导成员1992年9月在柏林被枪杀,关于此案,据报告说联邦检察官的起诉书说,“……柏林袭击事件的头目是伊朗秘密机构的特工人员Kazem Darabi……”,“伊朗情报机关的特工Kazem Darabi接到了德黑兰上级关于在库尔德人参加社会主义国际会议期间将其杀死的命令。据说他是在四名黎巴嫩同谋的帮助下策划和执行枪击行动的。所有这几个人均被逮捕……”。又据报道,被控协助Kazen Darabi的两名黎巴嫩人Youssef Amin和Abbas Rhayel先生被指认为Hizbullah“Party of God”的军事行动人员。另一人据说是Amal的成员。

65. 又据报道,Baluchistan Narou'i部族的两名首领Heybatollah Narou'i和Delaviz Narou'i先生1993年3月9日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家门口被人开枪打死。

66. 另据报道,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的前党员,得到承认的难民Mohammed Ghaderi先生1993年8月25日被从土耳其Kirshahir的住宅中绑架,大约十天之后有人发现了他已被肢解的尸体。据报告说,声称自己是土耳其警察的两个人进入了他的住宅将其带走。

67. 据报道,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成员Bahram Azadifar先生1993年8月28日在安卡拉的住宅内被杀死,杀人者是装扮成土耳其警察的两个人。

68. 伊朗人民圣战组织成员,36岁的Majid-Reza Ibrahimi先生1993年10月6日在巴格达As-Sha'ab区的一次袭击事件中被杀,该组织的另一名成员在袭击中受伤。

69. 据报告说,Salman Rushdie的《撒旦的诗篇》的挪威出版商William Nygaard先生1993年11月遭人谋害未遂。

70. 20岁的Bahareh Vojdani女士1993年9月2日在禁止风气毒化和促进伊斯兰衣着法规的运动中在Shemiran被一名扫除腐败风气的民兵别动队员打死。据说她是在利用街头的电话亭打电话之后被打死的。

71. 伊朗报纸《Ressalat》1993年10月17日报道,民兵中尉Rostami1993年10月15日开枪打死了他曾在伊朗东部Esfarayen检查哨位试图拦住的一辆汽车的司机,司机事前没有服从他的命令。据该报说,“数小时之后,Rostami冲入受害人的家,对准他头部连开三枪将其打死”。据报道,Rostami中尉在被捕之后马上又获释。

72. 对农业工程师Ahmed Bakhtari先生的死刑判决1993年10月20日得到确认。据报道1993年1月17日他被伊斯兰革命法庭认定加入非法的反对团体,并被判死刑。据说审判程序极不公正,他得不到律师。目前他被关在德黑兰的Evin监狱。

73. 特别代表还接到了有关生命权的下列案件报告。

74. 据1993年12月22日路透社的一条电讯说,1993年12月在Shahriar警察总部

有6人被绞死,在Karaj有4人被公开绞死。据报道这些人被认定是一个匪帮的成员,犯有在公路上杀人、武装抢劫和强奸罪。

75. 据报道Mohammad Ismail Farid和Massoud Alvand 1993年因政治罪在德黑兰被处决。特别代表不知道处决的准确日期。

76. 据路透社1994年1月7日的一条电讯报道,伊朗库尔德不同政见者Taha Kirmench先生1994年1月4日在土耳其的Corum市被人开枪打死,自1993年7月起他在该地被联合国难民事务专员登记为难民。据说他是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的一个分部领导人。

77. 据报道,1993年12月19日,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对第三次被认定制作和贩卖色情录象带的人处以死刑,据收到的资料说,第三次判罪会使罪犯在世界上腐败,依伊朗法律可以处死。

B. 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

78. 据报道,人权委员会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转递了总共500起失踪的案件。至今从非政府来源收到的资料只澄清了一个案件。

79. 据报道,伊朗自由旗组织Derafsh-e Kaviani反对集团的一名成员Abbas Gholizadeh先生于1992年12月在他伊斯坦堡的家附近被拐走。没有任何他的消息。据报道,Shahriar Farsi先生,1965年3月20日在德黑兰出生的一名地质学家, Hayat Gholi先生和Sammaie女士之子,已婚有子,于1992年11月11日当他在一家民用电子公司工作时失踪。他的下落仍然不明。尽管他的亲戚多次询问,至今似乎仍未进行任何调查。

80. 政府1993年10月27日的答复说:

“ 头两句: 该人尚未被确定。目前正在采取必要的步骤同土耳其政府进行合作。

“ 第三至最后一句: 法院没有这些人的犯罪记录,司法当局和警察当局都没有逮捕其中任何人。”

81. 据报道Bahman Qahramani先生1988年因政治罪名在Yasooj市被拘留,至今下落不明。

82. 另据报道,51岁的Habib Fereidun Sharshar Yegane(曾用名Aghachi)先生1990年7月失踪。据报道有人看见他被关在Qom监狱和德黑兰的Evin监狱。他在失

踪前曾打电话给在德黑兰的亲属,说他在Qom,如果24小时之内没有和他们联系,他们就应明白他遇到麻烦了。他从德黑兰到Qom去是为了从一个名叫Hosein Najafi Musavi的穆斯林教士收取他出售自己商店应得的钱,该名教士后来因与本案无关的罪行被监禁。

C. 不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惩罚的权利

83. 据报道尽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38条禁止对犯人实行酷刑,但是酷刑做法在该国各地仍然十分普遍。据曾被关押过的人说,最常使用的方法是用绳子和步枪的枪托打击背部和脚底,长时间保持某种扭曲的姿势和用香烟烧烫。

84. 向特别代表报告了以下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处罚的具体案件:1992年12月15日,一个伊斯兰革命法庭判处割去一名被控多次盗窃的阿富汗人的手指。该判决是在一个公共广场上用电锯执行的。1993年2月,20岁的Mohamedi Khaled先生由于在Sanandaj从事偷窃被判割去他的左手。

85. 关于以上段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答复是:“否认此项指称。”

86. 特别代表在提交了给大会的临时报告之后,以1993年12月17日的信件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转交了下列指称。

87. 据指称说,政治犯在被捕之后继续受到酷刑,逼他们认罪或自白。据说长期隔离关押加剧了对被拘留者施加的酷刑。

88. 据指称说,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的33岁学生Mohammad Taghie Rahmanie先生脚掌和腿部受到鞭打,脸部被殴打、拳击,并被脚踢。结果,据说他左耳几乎丧失听力,在关押期间视力减退。他于1986年受到伊斯兰革命法庭审判,被判10年徒刑。

89. 据指称说,阿亚图拉Hossein Ali Montazeri 1993年8月16日在德黑兰住院治病受到阻碍。据收到的报告说,他起初因肾结石和心脏病进入德黑兰的一家医院。Loghman-od-Dowleh医院的医生建议他住院48小时进行体检。据报告说,情报官员前往该医院,告诉医生说此人没有迫切住院的必要,他应返回Qom。

90. 据伊朗报纸《Ressalat》1993年10月17日报道说,一个名叫Mohsen的犯人被伊朗东部的一家伊斯兰革命法庭判处断手,罪名是抢劫和贩毒。Mohsen的手是在Mashhad市一座监狱中被砍断的。

91. 另据报道说,按照伊斯兰革命法庭的命令,有14个人因扰乱公共秩序被砍

去右手的四个手指。

D. 执法

92. 有人对伊朗执行法律方面缺乏透明度和可预测性表示关切。1992年6月26日,司法首长,Ayatollah Mahammad Yazdi在他于德黑兰大学举行的礼拜五祈祷的布道中指出,作为行动准则的法律来自不同的伊斯兰专著(Resaleh)和国家元首伊玛姆 Khomeini的法律注释,Tahrir--Ol--Vassileh。有人指出,这些专著可能是互相冲突的,因此使人无法确定哪些可以被认为是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适用的法律。

93. 有人进一步指出,Fatawa或由合格的Mojtahedin发表的宗教意见在法院的判决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这点本身就破坏了法律之前平等的原则,并促使伊朗法院作出了混淆和往往互相不一致的判决。有人说fatawa的制度是同在所有案件中公平适用法律的原则相冲突的。有人说,在许多案件里,法院的裁决是以Mojtanhed的意见而不是以编纂的法律为其根据的。在涉及到定义不明确的死刑罪行的案件里,据报道有人因为某一个人的解释而丧失了生命。有人进一步指出,即使在民事案件中,Fatawa或宗教的意见在法院的裁决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很多起由于Fatawa而被没收财产的案件。

94. 有人指出,对法律和它的适用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法院对相同的罪行作出了差别很大的判决,以及伊朗法律制度中种种不一致和尚未解决的紧张关系都破坏了法制的实行。按照宪法第167条,在缺乏法律条文时,应根据权威的伊斯兰来源和真正的Fatawa作出裁决。

95. 关于司法方面,有人指称,1986年10月18日,Majles批准了一条法律,允许最高司法理事会雇用接受过很少正规教育,只有最低限度的经验的人担任法官。根据这条在1365年8月9日(1986年11月)第12160号关防公报上发表的法律:

“最高司法理事会有权任命在革命检察官办公室司法职位上工作三年以上的人担任检察官和法院的法官,而无须顾及法官资格法案的规定,但他们至少应拥有高中文凭或得到最高司法理事会的批准,而且两个职位的候选人应均能通过关于民事诉讼法典和伊斯兰刑法典的考试。”

有人指称,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关于经验的要求已经变得更不严格,这使得司法机关变得甚至更不合格而最终变得更不独立。

96. 还有人报道,被控犯有违纪罪行的法官能得到的保障已经大大减少。现在法官可以被控告犯下未经法律规定的罪行,例如未能遵守“伊斯兰的考虑”或“社

会的利益”。法官任意被撤免而无任何保障,以及未经任何司法调查即行撤免的现象都严重地破坏了伊朗司法的独立性。有人指出,受到违纪控告的法官得到公平审判和对纪律当局的决定进行独立审查的权利也没有得到尊重。

97. 1993年2月12日,司法首长,Ayatollah Mohammad Yazdi指出,按照伊斯兰刑法,教规对有些罪行规定了处罚,按照法律术语它们被称为hudud,而其他的罪行(ta'zirat)则由宗教法官来裁决。他说,在伊斯兰的法律制度里法律和教规都是宗教。非穆斯林国家的法律制度仅仅是以人的经验作为其基础的,而所有伊斯兰法律都是神圣的启示。

98. 据报道,在1993年已经过去的月份里,据悉没有一个在伊斯兰革命法庭前受审的被告得到了法律方面的协助,尽管1991年颁布的新法律允许被告有权任命一位辩护律师。有人进一步报告称,似乎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允许以往审判中未得到律师协助的人设法得到公平的重审。

99. 政府在1993年10月27日的答复中说:

“国家司法和革命法庭严格遵守了保护诉讼各方得到律师代理的权利的法律。违反有关获得律师代理的权利的法律规则的案件将由高等法官纪检法院处理和判决。在此方面,高等法院在过去的一年里判决17名法官违反了这项规定。这些人员的名单以前已经向人权事务中心提出过。”

100. 据称,目前对于政治罪行并没有作出定义,也没有通过任何法律来执行或解释宪法第168条。在政治案件中,审判几乎都是秘密举行的,审判时间通常只有几分钟,被拘禁者在任何阶段上都得不到律师的协助,而且无权对定罪和判决提出上诉。如果被判处了死刑,可能在定罪的几天之内即予以执行。还据称,尽管官方一再宣称,有关伊斯兰革命法庭的问题已经得到了纠正,没有迹象显示做法上有了任何改进。据称,按照刑事诉讼法,被告不得与他或她的家属或朋友进行沟通,如果同他人的接触可能导致销毁证据或同证人勾结的话。

101. 伊朗政府在1993年10月27日的信中说:

“反对政府和它的目标并没有被认为是反革命的,因此不是犯罪行为。只有武装的反对集团利用恐怖主席伎俩,导致平民和军事人员死亡而且意图制造社会紧张和恐怖而犯下的那些罪行才会按照伊朗的刑法典受到惩罚。而且,即使在这些案件里,受害者直系亲属的宽恕也将会使这些案件提交给赦免和特赦委员会。”

102. 有人进一步指称,在这个有罪或无罪的判定不是以明确的法律条文而是以对无数案文的解释和宗教或社会利益等不精确的规定为其根据的制度里,显然缺

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14.2条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所保障的被视为无罪的权利。

103. 关于以上9个段落的内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说:

“由于需要进行调查和透彻的研究后才能对这些指称提出答复,我们要求更多的时间来完成我们的调查,并通过人权事务中心提出一个协调的答复,然后由该中心将答复传达给特别代表。”

104. 有人向特别代表表示关切对供认进行录象的做法,供认可能是在酷刑或虐待的压力下做出的。有人说,这种录象的供认破坏了被告得到公平审判的可能性。有些政治犯人只有在同意接受录象和采访后才获得释放,这种采访有时候长达几个小时,其中他们长时间地供认他们据称所做的错事,谴责他们的政治组织和承诺支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些访问此后可能在电视上播放。据报道, Abdollah Bagheri 的录象供认是在1993年初在伊朗电视上播放的。Bagheri 先生以前是库尔德反对集团 Komala 的一名成员,他于1992年11月初在接近伊拉克边界的 Mariwan 的外面被捕。人们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受到控告,也没有关于他的审判时间和地点的消息。有人指出,Bagheri 先生的录象供认可能严重地损害了他得到公平审判的可能性。据称另一名 Komala 成员 Towfiq Alias 先生于1992年8月被处死,在这之前几天 Sanandaj 的地方电视上播放了他的录象供认。

105. 可能是在受到身体或心理压力下摄制的 Ali Mozaffarian 先生的录象供认在 Shiraz 的电视上和在 Kazerun 和 Lar 的街道上播放了。他是一名知名的外科医生和伊朗南部法尔斯省份内逊尼派教徒穆斯林社区的领导,他被控为外国从事间谍工作和被控通奸和鸡奸。Mozaffarian 医生是1991年后期在他同其他逊尼派教徒领导人参加了在 Shiraz 礼拜五祷告士 Ayatollah Haeri 的家中为讨论法尔斯省份内逊尼派教徒--什叶派教徒之间不断恶化的关系而举行的会议的一天之后在他的办公室内被捕的。据称,他的被捕同他拒绝参加为团结而进行的祷告和他公开反对政府有关。1992年8月在 Shiraz 市发生暴动后他受到审判并在该市被处死。据称,对他的审判是不公平的,虽然特别代表没有得到任何有关审判过程的资料。

106. 关于前两段该国政府说:

“应该指出,由电视广播 Abdollah Baqeri、Tofiq Alyassi 和 Ali Mozaffarian 等先生的供认是在得到他们的同意下进行的。这些供认旨在让人民了解反革命集团的恐怖主义和破坏性的活动。法院并没有用那些供认来作为审判中的证据。”

107. 根据1993年8月19日的《Salam 报》,作家 Jalaedin Farsi 先生用枪打

死了 Mohammad Reza Khani 先生,他只被德黑兰第一刑事法庭第145分庭判处支付一笔赔偿费。他在被捕后立即被交保释放。

10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1993年10月27日的答复说:

“Jalaeddin Farsi 先生是在一个有记者出席的公开法庭上接受审判的。他被免除了蓄意谋杀 Mohammad Rezakhani 先生的控告,法官判定他犯了过失杀人的罪行。但由于德黑兰公共检察官和被害人直系亲属的上诉,该案已提交全国最高法院。尚未作出最后裁决。”

109. 据报道,以下人员可以进行拘留和逮捕;国家治安警察;警察;宪兵;伊斯兰革命卫队(Pasdaran)革命委员会;Basiji,由坚持革命理想的志愿人员组成的非正规准军事部队;伊斯兰协会;武装部队的政治--思想局,和许多巡逻队,例如清除路上摊贩的巡逻队和管制面罩穿戴不适当的巡逻队。据报道,有上万名 Basiji 被派到名工厂,办公室和学校,以确保每个人遵守了伊斯兰的守则。Basiji 组织最初是在伊朗--伊拉克战争期间向前线提供志愿人员而组织的。1992年暴动后又重新恢复了 Basiji 单位,并重新加以武装然后派往各街道帮助执行伊斯兰法律。据称 Basiji 是由当地清真寺控制的。有人进一步指出, Basiji 在城市各地设立了检查站,停止车辆,检查车内的人的呼吸中是否含有酒精和检查妇女是否涂沫了化装品或和她同行的人是不是她的至亲或丈夫。据报道,1371年8月10日(1992年12月)第13946号官方公报内发表的 Basiji 支持法对于 Basiji 任意拘留并没有作出任何规定。

11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1993年10月27日的信中说:

“否认了这项指称。该报告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在现实中,逮捕是在得到了司法当局的命令后进行的。如果有相反的证据,则应该提出那些证据。应该指出警察部队是在对据报道涉嫌携带麻醉药品的车辆进行检查。这些检查是得到司法当局授权的。遵守伊斯兰守则和尊重他人是警察部队的指导原则。Basiji 没有进行任何逮捕。”

111. 据称,缺乏独立的律师协会对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使得律师无法纠正他们本身行业中的缺陷。据称,伊朗律师协会目前无权独立选举它的理事会。有人指出,试图履行他们代表诉讼委托人的职责的律师受到骚扰这点显示出,当局有把律师同他的诉讼委托人的主张混为一谈的趋势,而这是违反1990年第八次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8条的。

11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在1993年10月27日的答复中说:“这一指称遭到

否认。”

113. 关于伊拉克战犯,据报道,在伊斯兰革命14周年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单方面释放大约1,000名伊拉克战犯。但是,据说还有几千名伊拉克战犯仍在伊朗拘留营中。

114. 该政府在1993年10月27日的答复中说,“证实了在特定场合释放1,000名战犯的报道。但否认了其后的指称。”

115. 关于伊朗犯人的情况,1993年1月14日,国家监狱组织主任 Assadollah Lajevardi 先生指出,全国的监狱正面临两个主要的问题,缺乏人力和监禁犯人的空间”。

116. 该政府1993年10月27日的答复说:

“有关官员的意图是达到一个“理想的环境”监狱当局试图使监狱的环境达到最高的国际标准,并纠正任何缺点。”

117. 根据1993年8月26日路透社的一篇报道,Lajevardi 先生说,该国在1993年3月20日结束的伊朗年内平均有99,900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因吸毒或贩毒而被监禁的。他说,大约7,000人是妇女,2,000人年龄低于18岁。52,000人因为有关毒品的罪行而被监禁,9,000人犯了盗窃罪,6,000人犯了金融罪,5,000人犯了杀人罪,4,000人犯了不道德的罪,2,000人非法跨越边境,2,000人犯了殴打罪。他没有说明其余人的罪行,但他补充说,能够背诵《可兰经》人将得到返家假。

118. 1993年6月23日,德黑兰执法部队指挥官 Abdollah Oqabaei 准将说,从1993年6月23日,有802名男子和妇女由于穿着不适当的衣服而被拘留。他还说,有便衣检查人员在监视负责展开社会反腐化运动的执法人员;一项自从1980年代初以来有效的法律按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穆斯林人数人的宗教和社会习俗,规定了什么是伊朗人可以穿着的衣服类型,以及妇女可以搽多少化妆品。

119.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在1993年10月27日的答复中说:

“在公共场合,庄重的服装和外表始终是伊斯兰对男女的一项要求。违反这些规范将受到制止和劝导。前一段提到的那些案件也属于这类性质。”

120. 1993年1月13日,共和国总统,阿里·阿克巴尔·哈希米·拉夫桑贾尼在德黑兰的反毒运动总部指出,将贩毒者和吸毒者送往波斯湾内的 Farour 岛的计划是积极和可取的。根据1993年1月14日的《Kayhan International》,总统核准了执行该计划的有关经费。

121. 该政府在1993年10月27日的答复中说,“此项计划尚未付诸实施。”

122. 特别代表在向大会提交了临时报告之后,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转交了1993年12月17日的信,其中列有关于大规模逮捕事件的下列指称。

123. 伊朗报纸《Kkyhan》1993年10月30日报道,警察在1993年10月期间逮捕了190个人,这是打击社会风气败坏活动的一部分。这些人被控贩卖酒类和出租录像带。

124. 据伊朗报纸《Abrar》1993年9月16日报道,警察在德黑兰冲散了一场婚礼,有15人因违反有关跳舞的伊斯兰禁令而被逮捕。

125. 据报告说,1992年6月,在 Khorasan 省的 Mashhad,至少有283人在示威和抗议活动之后被捕,至今仍关在狱中。

E. 言论自由、发表意见自由和新闻界的情况

126. 特别代表收到了各种关于言论自由、发表意见自由和新闻界的情况的指控,已将这些指控作为1993年9月20日发出的备忘录的一部分转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供其调查,审议和评论。

127. 一份科学期刊社长和他的三名同事于1992年4月在德黑兰被捕,理由是他们发表了一幅漫画,被认为是对伊马姆·霍梅尼人格的侮辱。Naser Arabhs 先生因违犯《新闻法》被判六个月徒刑。Karinzadeh 先生被判入狱一年,罚款500,000里亚尔。《Abrar》编辑 Ghafour Garshassbi 先生提到传票传唤他于1993年3月在德黑兰出庭,理由是他发表了各种被认为是造谣中伤、诽谤和冒犯性的文章。

12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在1993年10月27日的答复中说:

“首先,Farad 社长被传到法院是因为他违反了《新闻法》第27项,并受到了若干项控告。正在对他的案件进行调查。其次,该人现在是自由的,并没有被捕。第三,所有新闻方面的诉讼都是在法律的架构内解决的,它们都属于司法部门的管辖范围。新闻诉讼案件是在陪审团面前审讯的;全国各地都一致采用这种方法。任何违反法律的新闻媒介都将因此受到调查。”

129. 1993年5月14日,一群骑摩托车的人闯入《Kian》杂志社。该杂志第11期载有一篇访问第一届革命政府总理梅赫迪·巴扎尔甘先生的文章。根据1993年5月15日《世界报》的报导,这些袭击者高叫“处死巴扎尔甘”,要求关闭《Kian》和其他被视为开明的杂志,并在这一过程中打碎窗户和破坏椅桌。

130. 该国政府于1993年10月27日答复说:

“在该杂志采访了巴扎尔干先生和讨论了有关神圣的八年保卫行动和同美国的关系后,若干烈士和战斗人员的家属在该出版社办公室附近集会,抗议发表了使他们情绪苦恼的文字。该杂志的出版至今未受到干扰,从而否定了这方面的指称。它证明,监督全国新闻媒介的行为的人本身是守法的,并不代表宗派的利益。”

131. 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世界报》社长 Mehdi Massiri 先生接获传票召唤他于1993年8月28日在德黑兰出庭,他在庭上接受盘问,接着被释放候审。指控是他的报章曾批评三名高级司法官员于1993年4月被下令撤职一事。Nassiri 先生似乎被禁止离境。

132. 根据1993年1月18日《世界报》的报导,周报《北方之声》因在1992年12月29日的一期刊登了一幅女演员的半裸照而被关闭。日报《Saham》的社长 Mohammad Mousani Khoeiniha 先生接获传票召唤他出庭,他被控在过去几个月发表了若干文章。Khoeiniha 先生形容这种行动是非法的,指称它是与《Saham》批评政府有关。此外,根据1993年8月28日法新社的电讯,《Saham》的主编 Abbas Abdi 先生也被革命法庭下令逮捕,但不知道被控何罪。

133. 关于以上两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答复说:

“首先,名为“北方之声”的出版物目前正在印刷之中。其次,《新闻法》第28项禁止印刷违反公众礼仪的照片。这是符合人民希望保持社会不受庸俗和腐化价值观的影响的愿望的,即使在西方,那种价值也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和社区组织的强烈抗议。”

“第116段和第117段第二部分的材料是正确的。《新闻法》第30条禁止任何含有诽谤和控告的印刷品。这些案件中,应负责的一方将被传到法院接受调查。即使最高的司法当局也必须像所有其他公民一样向一个出版物提起诉讼,这是伊朗感到骄傲的。”

134. 特别代表向大会提交了临时报告之后,在1993年12月17日的信中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转交了有关言论自由、发表意见自由和新闻界情况的如下指称。

135. 据报道,有一名大学教授由于他在 Mashhad Ferdowsi 大学纪念伊斯兰激进派思想家 Ali Shariati 博士会议上的讲话而于1993年7月被捕。

136. 据报道,一家德黑兰的月刊杂志《Hamshahri》因受到发表鼓吹西方文化的文章的指称,于1993年9月15日被查封。

137. 又据报道说,伊朗报纸《Kayhan》的编辑Mehdi Nasiri先生1993年9月16日又收到一张传票,令其于3日之内面见法官。传票中未说明对他的新指控。该人曾于1993年8月28日被传至一家教士特别法庭。

138. 据报道,《Kayhan》报主任经理Mahmond Asghari先生于1993年9月24日被捕。

139. 伊朗报纸《Salam》1993年9月18日写道,“很不幸,当对各种事件加以独立报道时,有些人对我们发起了事先策划的声讨。这个阴谋眼下以封闭我们的报社为目标。另一方面,不管我们什么时候想要了解国家事务,他们要么加以拒绝,要么老调重谈地提供那些无人想看的答复”。

140. 据报道说,德黑兰的伊斯兰革命法庭颁发了一道逮捕《Salam》报总编辑Abbas Abdi先生的命令。数日之后也被传至教士特别法庭的该报发行人Mohammad Moussavi Khoiniha、争辩说,如果说Abdi先生违反了新闻法,就应由新闻法规定的特别法庭发传票,而不是伊斯兰革命法庭。据报道Abdi先生是在与妻子和子女在街上行走时被带走的。他的妻子和子女当时也被逮捕,但后来获释。

141. 据指称说,声称保卫伊斯兰价值观的自行执法团伙对其不赞成的出版社发出死亡威胁和组织袭击,而政府对此加以容忍,使得这些人根本不怕受到法律追究。

142. 据报道,有关政府部门1993年8月13日下令收回土耳其作家Aziz Nasin的所有著作,据说是因为他支持拉什迪。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长警告全国各书店,如果出售该人的书就将受到惩罚。

143. 伊朗报纸《Gozareh-e-Hafteh》1993年11月21日的一篇社论说:

“当我们开始工作并把新闻选为自己的主要职业时,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我们将能用批评和揭露来纠正制度中的不足。在人民和制度之间建立一个有力的通道。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被证明是错的。为什么我们的新闻没有它原应具有的效率和影响?为什么有些官员在受到有证据的新闻批评之后仍能当官?我们认为,我们找到了答案。真正的新闻从人民中获取力量。例如,有关某一政府组织或部门失职的一篇文章可以立刻使人们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此后,人民就会因其真实而实际参与自己的政治命运,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影响和改变国家事务。但是,不幸得很,人民在我国还不能干预或参与其自身的政治命运,也没有这种力量。我们的新闻,虽然有相对自由,但实际上被剥夺了真正的力量,原因就在于此。这也正是我们

当记者的在‘真空’之中写稿，当权者却自行其事的原因”。

F. 宗教自由和泛神教团体的情况

144. 据报道，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的泛神派教徒13年来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受到了有系统的迫害，骚扰和歧视。据称，自从1979年以来，有201名泛神派教徒被杀，另外15人失踪，推测已经死亡。在停止执行死刑的三年半之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泛神派教徒社区的一名成员，Bahman Samandari先生于1992年3月17日被捕，而于1992年3月18日在德黑兰的Evin监狱内被处死。该案的检察官宣称，对他的主要控诉是间谍罪。据报道，德黑兰革命检察官办公室的发言人承认，Samandari先生是因为他同外国情报机构合作而被处死的。但没有提出支持这项指控的任何证据。

14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答复如下：

“骚扰的指称被否认了。所有不干扰公共和平和治安的人都可以进行他们的仪式。执行个别死刑是以法院的最后判决为根据的，法院将确定是否犯下了应得到这样的惩罚的罪行。没有人因为他的信仰而被控告。以前已经对Bahman Samandari的案件提出了解释。”

146. 有人进一步报道说，泛神派教徒继续仅仅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而被逮捕和监禁。自从1992年12月15日以来，又有十名泛神派教徒被监禁。他们的名字是：

Hushmand Yazdani先生，1992年12月在Adidah被捕；

Rafiee Yazdani先生，1992年12月在Adidah被捕；

Chalus地方的Irfan Ismailpur先生，在Bihshahr被监禁，日期不详；

Husayn--Auli Rawshan--Damir先生，1993年6月27日被监禁；

Karj地方的Daryush Firuzmandi先生，1993年7月8日在德黑兰被监禁；

Ali La Tifi先生，1993年9月7日在Orumiyeh被捕；

Ramidan Ali Dhulfaqari先生，1993年9月21日在Rafsanjan被捕；

Husayn Hur先生，1993年10月30日被捕，地点不详；

Hussayn Ghadanfari先生，1993年10月30日被捕，地点不详；

Tahir Iskan dari先生，1993年10月30日被捕，地点不详。

147. 此外，据报道，有六名泛神派教徒仍被监禁。他们的名字是：

Bakshu' llah Mithaqi 先生，1985年10月17日在 Karaj 被捕；

Kayvan Khalajabadi 先生，1989年4月29日在 Gohardasht 被捕；

Bihnam Mitaqi 先生，1989年4月29日在 Gohardasht 被捕；

Husayn Ishraqi 先生,1992年4月1日在 Isfahan 被捕;

Nijatu' llah Bihin--Ain 先生,1992年7月在 Isfahan 被捕;

Rabiullah Ismailzadigar先生,在德黑兰被关押,日期不详。

148. 据报1992年4月1日,Husayn Ishraqi,一名年长的泛神派教徒,在Isfahan的住所遭到逮捕。据报他目前仍在狱中。又有报导说,Nijatu' llah Bihin-Ain先生于1990年1月获释出狱,但1992年7月又为当局传唤,判以五年徒刑。另有报道说,有两名泛神教派囚犯,Bakshu' llah Mithaqi先生和Kayvan Khalabadi先生,从1989年4月以来就一直未经正式起诉或审判受到监禁,受到了第二次审判,1993年11月23日重申了对其判处的死刑。特别代表第三次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时在德黑兰的Evin监狱探视了这两个人。据说第81号判决书D段指控说,这两名泛神教徒除其他外,向联合国发送材料,估计这是指特别代表在上次访问伊朗时与他们的会见。

149. 另有报道说,被关在Rafsanjan的Raamadan-Ali Dhulfaqari先生因叛教被判死刑。

150. 据称为泛神教派所有的墓地、圣地、历史遗址、行政中心和其他资产多于1979年充公,至今仍旧如此,有些甚至遭到毁坏。许多地区的泛神派教徒由于只能使用政府所指定的墓地而难以安葬死者。泛神派教徒不得对该派教徒的坟墓作任何标记,从而几乎无法识别他们亲人的坟墓。特别代表获悉,当局下令捣毁德黑兰泛神教派墓地伊朗泛神派教徒的坟墓,将尸骨装上卡车运往连死者亲人都不知道的地点。特别代表曾写信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该信的信文见第5段)。随后特别代表获悉,当局令受雇挖掘遗址的承包商分三班工作,加快文化中心建筑工程的进度。墓地是在伊朗革命初期充公的,当时拆毁了陈尸所和纪念堂,拆除覆盖坟墓的大理石结构并销毁所有坟地的标志。后来又将墓石予以公开拍卖。

15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1993年10月27日答复说:

“根据1993年9月25日第10/29455号信件,德黑兰市政当局宣布位于市区内的103个墓地危害到了公众的健康和环境。在这些墓地中,100个是穆斯林的,一个是犹太人的,一个是泛神派教徒的。所有这些墓地都将改变成公园供社会所有人士使用。德黑兰市政当局已经指定了适当的其他地方作为墓地,安葬死人。泛神派教徒的墓地位于德黑兰中心的 Khavaran 街,紧靠着亚美尼亚人的墓地,自1978年以来就被弃置了。自该年来,没有人葬在那里。该墓地根据市政的命令被铲平了,该命令总共要转变103个墓地。鉴于尸体经过几十年的腐化已经完全分解,无法转移到别的地方,人们坚决否

认了这项指称。接邻的亚美尼亚人的坟墓地也已经被弃置，被转变成公园了。为保护公民的健康和环境，市政当局提出了其他的地方，作为墓地之用”。

152. 据最近的指称说，由于这一市政挖掘工程，德黑兰泛神教派墓地中大约有15,000座坟墓被褻渎。

153. 又据称泛神教派的财产权受到普遍的蔑视。据报最近 Sayran和Ilkhchi的泛神派教徒由于属于该教派而致使财产被没收。1992年8月至9月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机构几乎同时发出了许多没收 Yaazd, 德黑兰和 Isfahan 个别泛神派教徒大量财产的通知。据报1992年9月中，数名政府官员闯入 Isfahan 一名80多岁的泛神教徒家中，搬走他所有的财产。大约在同时，Isfahan 首席检察官属下人员进入另一些泛神派教徒的八所住房，取走书籍、家用物品、收音机和电视机、录音机、照相机和现金。泛神教派的物主已向司法当局提出控诉，但是至今没得到任何反应。

154. 政府在答复中说：

“使人民无权拥有财产是不符合《宪法》和所有有关的法律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司法当局没收财产以此作为向银行或向其他个人偿还债务的一种方法。这是偿还债务的一种普遍的方法。对这项指称的充分调查将需要对有关人士，没收财产的法院和事件发生的日期和地点等得到更详细的资料。

“有关亚兹德省部分的指称被否认了。泛神派教徒在该省进行着日常的经济和商业活动，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对指称其他部分的调查则需要更多和更详细的资料。由于缺乏有关人士的身份的特定资料使得对此事进行进一步的核查变得很困难。应该提出该人的特定资料以便让我们能处理此一事项。”

155. 另据指称说，伊玛姆·霍梅尼基金会的成员四处搜查泛神教徒的家，对住户进行骚扰。另外，没收财产是伊朗政府有组织地破坏泛神教派经济基础的手段之一。

156. 又据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的许多泛神派教徒仍旧无以维生。1980年代初期1万多名泛神派教徒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而被解除了政府和教育界的职务。其中有许多人仍旧失业，也领不到失业津贴。基于宗教理由遭到解雇的泛神派教徒领不到退休金。又据称，根据正式的规定，泛神派教徒不得自行开业。Kashan 的 Karaj 和 Aran 市曾经发生过泛神派教徒受到骚扰并被勒令停止营业的事件。泛神

教派的农民不得加入农业合作社,而农业合作社往往是信贷、种子、杀虫剂和肥料的唯一供应来源。

157. 关于上一段,政府1993年10月27日答复说:

“指称10,000名泛神派教徒被政府解雇的说法完全是没有根据的。监督人员有权根据劳工和社会事务部的准则解雇人。所有种族或宗教集团的工人都可能在这些准则的架构内被解雇。在这些解雇的案件中政府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而且个人有权向冲突解决委员会上诉或最终向行政法庭上诉。人们也否认了没有支付薪酬和福利的指称。伊朗雇佣事务组织曾宣布,所有泛神派教徒退休人员的薪酬和福利都在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的情况下支付了。如果任何公民的薪酬由于他是泛神派教徒而没有支付,这个案件将受到调查,如果得到了有关该人士的特定的资料。”

158. 又据报,泛神教派整整一代人都无法接受高等教育。当局有计划有步骤地阻止巴哈派青年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已经不止13年了。又据称泛神派教徒难以在教友之间传阅该教派的书籍。

159. 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的泛神派教徒的公民权利,据称他们仍旧由于宗教信仰而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据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的泛神派教徒不论结婚或离婚都得不到法律的承认,他们的继承权也受到蔑视。泛神派教徒不利自由出国旅行。除少数例外情况外,他们几乎不可能取得护照和出境签证。又据称过去的十年间,泛神派教徒被剥夺了集会权利以及选举权利和维持行政机构的权利。这些机构是泛神派教徒生活所围绕的核心。由于泛神教派没有教士,这些机构的撤销威胁到该教派作为一种可以维持的教派的生存。

160. 关于上述段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指出,“有关泛神教派的段落内容重复,过去已经答复过了。”

161. 特别报告员向联大提交了临时报告之后,收到了有关宗教自由和泛神教派状况的下列指称。

162. 据指称说,Shahr-i Ray 第1刑事庭第4分庭1993年9月21日发出的第508-30/6/72号判决书免除了 Hasan 之子 Sulayman 和 Rahman Iynullahi 先生的死刑和血钱赔偿责任。这两个人共同参与了绑架和杀害一名伊朗泛神派教徒的行为。免除的理由是,“根据受害人所有近亲、原告和住区居民的证词,他是自欺欺人的泛神教派成员”。判决书的依据是已故伊玛姆“Tahriru' l-Vasilih”第二卷第519页第二条及“Javahiru' l-Kalim”等法学理论著作,其中说,“Qesas”(报复性惩处)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如当事方出自同一宗教,即叛教者为穆斯林所杀时,这种惩

处不适用”。但是,刑事法院认为杀人者的行为是“非法的,扰乱了公共秩序和安全,妨碍了伊斯兰共和国神圣秩序的正常运转”。据此,上述两名被告被判处18个月的教养监禁,其中包括判决书公布之前的拘留期。

163. 据报道说,文化和教育部全国教育评价理事会于1993年2月1日发表了一封致1372-73学年(1993-94年)全国年度考试报考人的公开信,通知他们,如果不在登记文件中注明其宗教(仅有伊斯兰、基督教、犹太教或波斯教),进入大学的申请将被取消。

164. 据报道,伊斯兰革命烈士基金会1992年11月30日拒绝发给一名伊朗公民补偿,因为“他本人,其母亲及家庭其他成员与误入歧途的泛神教派有关联。”

165. 1992年2月2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退休组织总干事拒绝发给一名伊朗公民退休福利,“因为他是误入歧途的泛神教派成员”。这一决定的根据是与法律相等同的伊玛姆·霍梅尼遗令,必须加以执行”。

166. 据报道,伊斯兰革命法庭第三分庭第21025号判决书判处“没收”一名伊朗妇女的“一切已知和未知财产,包括她转让给其他人的财产”,罪名是“她是最为邪恶的泛神教派成员,从事支持非法组织的活动,脱离伊斯兰共和国的怀抱”。她的一切财产全部交给“Vali-i Faqih 的经挑选的受托人”。

167. 据指称说,伊斯兰共和国检察长办公处1992年9月报道,伊斯兰革命法庭第一分庭庭长批准了一项判决,没收一名伊朗泛神教徒的财产及她父亲和兄弟的财产,“根据是最高指导赋予伊斯兰革命法庭庭长的权力,因此这是最后和应予执行的决定”。

168. 另据报道,由 Hojatoleslam Muhammadi 主持的德黑兰第一刑事法庭第143分庭1992年1月发出的一项判决驳回了为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分别死亡和受伤的两名泛神教徒支付赔偿的诉讼案,理由是他们是泛神教徒,并且说应停止对被告的法律追究。判决的依据是,“按照已故伊玛姆在其著作“Tahriru'l-Wasilih”第31节第559页中写下的指令制定的伊斯兰法律。他在该页中写道,除了“Ahl-i-Dhimma”之外,其于宗教的信徒无论是否接受誓约或真理的训导,一律得不到赔偿。

169. 边防军第一师师长 Siyyid Ali Musavizadigan 将军1993年5月7日要求将泛神教派的士兵调至另一单位,理由是这些人在“宗教上不干净”,并考虑到从事工作的敏感性。

170. 据报道,Craldean 基督教会的一名主教被从伊朗驱逐出境,另外,据说 Craldean 圣经社和一些 Craldean 教室及学校被关闭。

G. 妇女的情况

171. 据称妇女必须得到丈夫的许可才得工作和出国旅行。又据称妇女不得研习工程学、农业、矿业或冶金学,或担任司法行政官。还据报妇女不得修习大学一级的许多专门学科。据报妇女的继承份额只相当于男子的半数。

172. 关于上一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1993年10月27日答复说:

“第一句:按照伊斯兰法律,妇女必须得到丈夫的许可才能旅行。这样规定的假设是,在同意结婚时,妇女已经同意了这项条件。在另外一方面,如果在结婚时,双方同意采取不同的做法,则应在结婚证书上明白规定出各项细节。

“第2句:这一指称不切实际。

“第3句:否认这一指称。

“第4句:这是得到《可兰经》证实的一项主要原则。民法是以这项原则为根据的”。

173. 1993年2月18日的《和平报》报导说,伊朗西南部的许多妇女由于实际或假想的通奸罪而被男性亲属斩首。《和平报》报导胡齐斯坦省阿拉伯部族一种极其严峻的贞节法规说,由于法律上的漏洞,也由于凶手的部族对这种杀害引以为傲而给予全力支持,凶手往往得以逍遥法外。报上刊载了一封信,其中引述法庭主管人员的话说:

“同族的男子有时会仅仅因为一名妇女露出微笑或对另一族的一个男子有好感,甚至因为她对某人扫了一瞥或把头伸出窗外而予以杀害。部族会议有时会残酷地决定将一名妇女斩首,其中最狂热的还可能举出志愿者来执行这种死刑。”

信上说,全族人都会联合起来。威胁或以金钱贿赂法庭、警方或受害者的亲属,来保护凶手免受惩罚。信上又说,每年都有许多妇女和少女被斩首,而验尸官检查的结果几乎没有任何人有通奸的罪证。

174. 政府1993年10月27日的答复说:

“否认了这项指控。惩罚完全是由主管的法院裁定的,而且是按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证实了各项指控之后作出的。应该指出,在伊朗刑法的架构内,这样的行为构成蓄意谋杀,将由刑事当局办理。至今,若干谋杀了他们的女儿的人已经受到了恰当的惩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对任何这种罪

行的报道进行调查。”

175. 1993年5月26日的《知识报》报导说,内政部长妇女事务顾问 Shoja'i 夫人指出,妇女可担任的专业职务增加了40%,但是总的来说妇女就业率每年下降2%。

176. 政府1993年10月27日答复说,“这是断章取义地引用她的说”。

177. 根据1993年6月20日和21日,也就是在宣扬道德和取缔风化的宣传运动期间,保安人员在各城市,特别是在德黑兰,设置了若干检查站并派遣巡逻队,以没有蒙好面纱和穿着不符合伊斯兰教规的罪名逮捕和监禁了数百名妇女。

178. 政府1993年10月27日答复说,“否认这一指称”。

179. 据报1993年5月25日,在 Isfahan 禁止面纱维系不当行为的运动期间,革命卫队人员将酸性液体泼到24岁的 Roya Ansari 女士脸上,据报致使她失明。

180. 政府1993年10月27日答复如下:

“否认这项指称。这些行为是违反国家法律的,而犯下这些行为的人将按照法律受到调查”。

181. 1993年3月4日的《和平报》报导说,一支消除风气和社会腐败现象巡逻队的队员进驻德黑兰的一所女校,卸除少女们所戴的珠宝和装饰品。1993年6月24日的《Jomhuri Eslami报》报导说,德黑兰取缔风化和不合乎伊斯兰教规服装的运动中捕获的一些没有遮蔽好发肤的妇女被判施以笞刑。德黑兰警察局长 Abdullah Oqbasi 将军表示,前两天计逮捕了802名男子和妇女,带到取缔风化局。据说被拘留者80%都不满20岁,都是在革命前的学校就读而在伊斯兰制度下长大的。有居民指出,若干男子和妇女是因为带墨镜而受到拘留的。

182. 该国政府1993年10月27日答复如下:

“前两句:这项指称不准确。这项行动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司法当局将对应对此违法行为负责的人采取果断的措施。

“第3至最后一句:这个问题被扭曲了,说话的人在这些句子之前和之后所说的话证明它们的意思是与指称的意思不同的。此外,被逮捕的人仅仅是受到了反风化败坏官员的劝导,然后就被释放了。法律没有对戴太阳眼镜作出任何规定。”

183. 1993年5月18日的《知识报》报导说,年轻的未婚妇女无法自行随 Reza 伊玛姆前往 Mashhad 朝圣,因为旅馆不收年轻女客。朝圣团也不准50岁以下的未婚妇女参加。

184. 政府答复说,“否认这项指称”。

185. 据报监护委员会的一名成员阿亚图拉 Khaz'ali 曾说过,

“伊朗青年流血牺牲不是为了让你们这些女子来炫耀你们的头发和使我们的青年堕落。如今动员军团起着法警的作用,可以警告妇女,如果她们不听告诫就立即予以逮捕。”

186. 政府1993年10月27日说:

“首先,这个问题被扭曲了。该说话的人在那些句子之前和之后所说的话证明所指称的意义是错误的。其次, **Basiji** 没有权利逮捕个别人士,而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所说的话不能使 **Basiji** 部队得到这样的权力。”

187. 特别代表在向大会提交了临时报告之后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发出了1993年12月17日信件,转交了有关妇女状况的下列指称。

188. 据伊朗报纸《*Ressalat*》1993年11月2日报道,警察在德黑兰西部突袭了一个私人聚会,逮捕了26名未戴面纱的女青年。

189. 据伊朗报纸《*Hamshahri*》1993年9月29日报道,伊斯兰协商会议(Majlis)第二次否决了建立一个议会妇女委员会的动议。穆斯林教士和议会代表 **Abbas Abbasi** 说,“妇女必须接受男人的统治,世界也应该知道,男人占有统治地位。如果设立一个妇女委员会,我们就也应该设立一个男人委员会,,如果通过这项动议,明天我们就会听到有人嘀咕着要任命妇女事务部长了”。

190. 另据报道, **Majlis** 否决了一项允许28岁以下未婚女医生出国进修的动议。

191. 伊朗报纸《*Salam*》1993年12月16日报道, **Abbas Abbasi** 先生在 **Majlis** 抱怨说,伊朗有一种非伊斯兰的气氛阻碍男人同时有多个妻子。“有谁说过一生只和一个女人生活的男人是最好的男人?为什么我们制造这种气氛?上帝的预言者娶了8个妻子,全在同一所房子里生活”。

H. 儿童的情况

192. 1993年5月27日的《和平报》报导说,由于缺乏教育和教学设施,每年仍有一百万儿童失学。

19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1993年10月27日答复说:

“《和平报》所报道的问题被扭曲了。该报纸提出了关于全国学生人数和人口增长率的统计数字,认为如果不对此问题加以注意,在未来的十年内将有一百万的儿童可能会停留在文盲的状态。该报就处理此情况提出了

具体的建议。

194. 1993年5月27日的《Jahan-e-Islam》报报导说, Karaj 的 Doroshti小学校长责问一名不守纪律无故旷课的学生,竟拔掉他指甲作为处罚。该名学生的父亲 Alizadeh 先生说,

“我孩子被拔掉指甲后,街坊伊斯兰委员会和 Karaj 第2学区评价股的若干成员和几名学校的教职员到我家要求我不要向当局提出控诉。”

195. 政府1993年10月27日通报说:

“关于这项指称,教育部的负责人调查了这个案件,解除了犯错一方的职位,并将学生家长的控诉和所有有关文件提交法院,以便作出裁决。”

I. 就业权

196. 据称1989年1月30日,卫生和医学教育部总研究生事务司任意剥夺 Ali Mobammadi Vavsari 先生行医的权利(函告他的信件编号E/5/M/337)。Vavsari 先生向行政法庭16分庭提出请愿,法庭根据请愿书作出裁决(即1993年9月9日第303号裁决)(档案分类编号1608/16/68),认为该部的信件没有法律根据,从而无效。该部要求复审。据称行政法庭于是未经精密研究该案件,也没有遵照法律程序和让 Vavsari 先生能够作有效的辩护,就撤销了原来的判决。复审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此外,据称该部还下令销毁 Vavsari 先生的大学记录。

197. 政府1993年10月27日说,“这一案件正在调查之中”。

198. 据报卫生和医学教育部违反《社会福利法》第5条和《劳工法》第24条,对于在其管理下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工作的外籍医师,在其最后离境时没有发还他们的保险费和解雇金。

199. 政府答复说,“此项指称被否认”。

J. 人人拥有财产的权利

200. 据报当局给予主管自由贸易区 Qeshm 岛行政当局的官员广泛的权利而置人民的权利于不顾。据称有关方面罔顾法律毁坏或占据私人住宅,无视于有关所有权的法律文书占用私有和商业财产并未经有关法律授权而征收赋税。

201. 政府1993年10月27日说,“此项指称受到否认”。

202. 据报当局在所有权和成立工、农、商业或矿业公司的权利等方面对外籍

人士施加某些限制。

203. 政府在答复中说：“在这方面制定法律和作出决定是政府立法部门的专有权力。”

K. 1993年5月25日的事件

204. 据报1993年5月25日,两架F4型战斗机和10架 Sukhoi 型飞机袭击了伊拉克境内90公里处的所谓伊朗民族解放军的 Ashraf 基地。伊朗空军的两架战斗机同时又袭击伊拉克东部 Jalula 城的另一个基地。

205. 又据报,1993年6月29日,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Mullah(毛拉) Hassan Rohani 声明说:

“从今以后我们将先发制人地对伊拉克境内的人民圣战者组织发动攻击而不再等到受袭才行自卫”。

206. 关于以上两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1993年10月27日答复说:

“反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集团的活动来自伊拉克领土并且是在伊拉克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这些活动在边界上造成了几十人的死亡,使没有抵抗能力的村民受了伤。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自卫和保护边境地区的公民的原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在这些地区内对恐怖主义者采取必要和适当的步骤是它的合法权利。”

L. 库尔德和纳拉乌伊族人民的状况

207. 据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同伊朗东南部俾路支斯坦--锡斯坦地区纳拉乌伊族的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局势导致好几次武装冲突,许多纳拉乌伊人遭到逮捕或拘留。据报许多被逮捕者仍旧未经起诉或审判监禁在 Zahedan 监狱。据报另有一些人经过据称是不公平的审判被判死刑或徒刑。

208. 政府在答复中说:

“在锡斯坦和俾路支斯坦,政府同俾路支或其他传统的集团由于种族或思想发生冲突。伊斯兰政府十分重视逊尼派教徒的权利,就像它重视什叶派教徒的权利一样。该地区的冲突是在军事部队和贩毒者之间发生的,贩毒者企业每年经过伊朗向欧洲走私几千吨的麻醉药品。这种情况是因为

伊朗同中东生产和出口麻醉药品的主要来源的金色地带接邻所造成的。”

209. 据称从伊斯兰革命之日以来,已有4万多伊朗库尔德平民和大约5,000名伊朗库尔德民主党干部和斗士丧失生命。据说数百个库尔德村庄要么彻底摧毁,要么已经成为空城。据报导,伊朗军队狂轰滥炸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边境地区的村庄。1993年3月13日,伊朗飞机轰炸苏莱曼尼亚附近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伊朗库尔德民主党总部,结果四人死亡,许多人受伤。据报1993年4月,伊朗在 Haj Omran和Penjwin部署军队,导致500名库尔德人外逃。1993年8月4日,伊朗对两伊边境的库尔德人发动袭击,轰击伊拉克境内20公里外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 Ranieh 和 Ghaleh Dizeh 村。

210. 政府1993年10月27日答复说:

“人们否认了这项指称。必须解释,伊朗的库尔德民主党至今在该国的西北地区通过残暴的行为谋杀了上百名公民,破坏了许多住宅,使得该地区变成了不安全的地区。该党活动是非法的,它的基地在伊拉克。它同伊拉克情报机构合作,试图通过动乱,谋杀和掠夺来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政权,那些做法过去13年来遗留下来了一个黑暗而丑恶的记录。对该党恐怖主义罪行的调查发现,该党的成员杀害了16,550名以上的伊朗库尔德人,烧毁了村民们拥有的1,290部拖拉机和设备,毁坏了5,620栋住宅单位,使得里面的居民成了山区里的流动人民。至今,向伊朗寻求庇护的250多名反悔的该党前成员已经被库尔德民主党谋杀了。最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布,它将继续实行原来的宽恕此反革命恐怖主义集团的成员的政策。

211. 据报最近库尔德人重建两伊边界伊拉克一方的苏莱曼尼亚地区的努力受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威胁。据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决定将库尔德人逐出苏莱曼尼亚--伊朗边境,并铲平住房和所有其他建筑,以单方面在该地区建一个15英里的无人区。

212. 政府在答复中说,“此项指称受到否认”。

M. 政治权利

213. 据报道,政府人员对于前总理巴扎尔甘领导的伊朗反对团体伊朗自由运动的成员和同情者继续进行骚扰。伊朗自由运动致新闻部长的一项声明说,“我们的成员每天都受到拘留、审问和恫吓,目的是强迫他们充当告密者,或停止在我们组织中活动”。

214. 据报道说,按照议会1993年10月24日通过的一项法律,如果伊朗公务员除其他外参加示威旅行、未经许可与外国人保持联系、参加反对制度的或异端组织、加入共济会和和人民中间引起政治不满和不友爱,就会受到严惩。法律中规定的惩处多种多样,包括口头和书面训斥、暂停职务或永久性开除、永久性取消在公务部门的资格、减薪、调至其他省份、降低雇员公务专业的职等和地位。

N. 难民的情况

21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内的难民人数在世界上居首位,目前的难民数目估计为 2,300,000人。自1991年以来减少了200万人: 1991年为最高数字,为4 300,000人。

216. 按国籍统计,难民主要是阿富汗和伊拉克人。阿富汗人为2,200,000人。1990年的人数为2,900,000人。这些难民是在苏军入侵阿富汗之后于1979年开始进入伊朗的。1992年12月开始执行自愿遣返方案,将其人数减少了700,000人。按照阿富汗、伊朗和难民署的一次三方协议。在阿伊边境设立了五个出境站。每个返回本国的阿富汗难民在出境站领取难民署提供的25美元和世界粮食署提供的50公斤小麦。从伊朗内地至边境出境站的交通由国际移民组织提供,难民署供资。至今,移民组织已向各站运送了80,000名阿富汗难民。

217. 多数阿富汗难民生活在伊朗市镇周围建起的小村庄内。只有少数人住在难民营。其中许多人在建筑业工作。难民署提供了保健服务、补充食品、饮水、栖身场所、教育、就业指导和社区设施。世界粮食署向260,000名阿富汗难民提供了粮援。

218. 伊拉克难民人数目前正在增多。接近100,000人。难民主要是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根据1993年5月访问伊朗的一个难民署/粮食署代表团说,约有60,000人住在难民营内。其余的人(约为40,000人)居住在农村定居点。这些人在两伊战争之后和伊拉克当局对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及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实行镇压之后开始于1991年4月进入伊朗。当时到达伊朗的有1,400,000名伊拉克库尔德人。但多数这些难民在1991年期间返回伊拉克。

219. 另一起移民潮发生于1993年6月,有5,000名难民从伊拉克南部进入伊朗,多数是什叶派穆斯林。人们担心1994年会出现更大规模的这种人口流入。

220. 为躲避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争夺Nagorny Karabakh之战火的阿塞拜疆难民也可能来到伊朗。目前伊朗政府正在阿塞拜疆建立临时住房,以便对在本国因冲

突而流离失所的阿塞拜疆人提供物质援助。伊朗政府还提出为穿越伊朗领土向阿塞拜疆发送人道主义援助提供后勤支助。

三、审议和意见

A. 报告的内容

221. 人权委员会在1993年3月10日通过的第1993/62号决议中决定,特别报告员应向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提出说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情况,包括泛神教等少数人群体情况的临时报告,并向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提出报告。临时报告于1993年11月8日作为第A/48/526号文件发表。本报告补充和更新了临时报告,两者组成一个整体。临时和最后报告的叙述表明两份报告使用同一种起草程序,编写两份报告的间隔短,这意味着临时报告中的所有资料仍可被采用,这份报告是对另一份报告的更新。

222. 在本报告所涉的期间,特别报告员按照人权委员会第1993/94A号决议规定的规则工作,决议第一段规定向人权委员会提出的所有报告应尽可能不超过32页的适当限度。因此对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转呈指控的备忘录进行了压缩,删掉了特别代表收到的一些资料和指控。同样,伊朗政府对报告中没有出现的指控的答复被删掉,因而保证指控与答复之间的来函不超过特别代表应遵守的页数限制。

223. 大会第37/14C和第47/202B号决议也规定了向大会提出报告最多页数的准则,特别代表在编写临时报告时遵守了这些准则,删掉了政府对报告中没有出现的资料和指控的答复的段落。本组织目前的财务限制导致更严格地执行规则和准则。

224. 1993年12月3日,伊朗代表团向大会第3委员会宣布它对删掉代表团1993年11月27日来文中所载政府的答复的某些段落表示失望,并说特别代表以代表团无法接受的原因删掉了有关段落。特别代表阐明了上述理由。政府对临时报告中没有出现的指控的答复将不会出现在那份报告。当然不删掉各种指控和政府相应的答复更好;这在特别代表过去编写报告时从未发生过,但是必须按照大会和人权委员会制定的准则压缩报告的篇幅。

225. 伊朗代表团还抗议特别代表没有载入“政府关于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和行动的详细报告”。该文件没有发表,因为特别代表根本没有收到。它也没有出现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1993年10月22日第3398号照会中提出的文件清单。

226. 为了遵守关于篇幅的限制,特别代表在本报告后附上了常驻代表团照会中提到的一些文件。他没有将题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选举”的文件列入附件,因为本报告并不涵盖这一主题;附件也不包括题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与毒品问题”的文件,因为附件已长达44页,即所载页数超过了为本报告规定的全部页数。

227. 编写本报告时还考虑到了主管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1993年12月2日给负责向大会提出临时报告的人权委员会的特别代表和报告员、各工作组主席和独立专家的信中规定的准则。这封信要求提交委员会的报告基本上作为更新临时报告来设计和起草,并且必须铭记便利文件出版和翻译的工作。特别代表十分清楚,报告过份冗长给出版、译成本组织官方语文和及时分发造成问题;他知道有关服务部门面临的困难,其中之一是它们不能雇用临时工作人员。

228. 特别代表在编写本报告时采纳了这些标准,但不忘提及他认为最重要的事实、指控、考虑和意见,因而共同解决大量文件和财务与行动限制给总务部门造成的问题。

B. 生命权

229. 在审议该主题时应参考本报告第二章,A节和临时报告第92--104段。关于处决的资料是从各种来源获得的,不仅仅是出现在伊朗报刊上的报道。在过去的年月里,要了解多数处决只要经常阅读伊朗报刊就足够了。临时报告提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官员编写的一份题为“国际社会对伊朗人权状况的监督和对加林多·波尔三份报告的比较审查”的研究报告(A/48/526,第92段)。该研究报告提到“公布处决报告和司法当局的判决对犯罪逮捕和判刑记录产生负面影响,”并说,“上述新闻的公布大大减少,从而消除了加林多·波尔编写证据确凿不可否认的报告的一个消息来源。”

230. 然而,自1993年9月以来,处决报告更经常的在伊朗报刊上公布,特别代表获悉在那时至1993年12月31日期间至少有35人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被处决。因此,死刑的使用并没有大量减少,没有按特别代表在1991年给人权委员会第47届会议的报告(E/CN.4/1991/35,第494(a)段)中的要求去做,当局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减少死刑。

231. 1993年至少有19人在被伊斯兰革命法庭以政治罪,主要是属于非法反对派,被判死刑后处决。至少有7人因破坏公共秩序或危害治安被处决;15人因谋杀、杀人、武装抢劫或强奸被处决;11人因贩卖、拥有或使用毒品被处决;2人因通奸被

处决。其它案件没有具体说明指控。多数处决是公开进行的,使用的办法是绞刑。

232. 特别代表收到关于对生活在国外属于各反对派的伊朗公民的59起攻击事件的报告,其中多数是致命性的攻击。本报告仅提到主要由有关的司法、政治和行政当局或议会机构所说的伊朗特工人员参与的案件。

23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1993年12月3日在大会第3委员会的发言中说:“尽管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就伊朗公民在国外遭到攻击提出的指控一贯遭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断然拒绝并且这些措施从未得到证实,特别报告员本人也毫不含糊地承认这方面缺乏确凿资料,但是临时报告各部分却详细讨论了该问题。更糟的是,报告结论的措词给读者产生它们是以事实和确凿资料为基础的印象,而实际情况根本不是如此”。

234. 特别代表无意让读者产生导致得出错误结论的印象,然而,特别代表不得不提到某些案件,因为在这些案件中司法、政治或行政当局发表声明,专门提到伊朗特工人员有牵连。特别代表设想当局对所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并会考虑到他们的声明对国际关系会产生的后果。

235. 1993年11月2日,地方预审法官让·路易·布律吉埃宣布对谋杀前首相Shahpour Bakhtiar和他的私人秘书Katibeh Fallouch一案的初步调查已经完成并将案宗转交巴黎检察部门。法律记录中提到了在巴黎的伊朗广播和电视台前负责人Massoud Hendi,伊朗驻伯尔尼使馆行政秘书Zeynal Sarhadi、和伊朗电讯部长顾问Hossein Sheikhattar。Hendi和Sarhadi自1991年早些时候就被监禁,他们被指控为谋杀的共犯并与恐怖主义行动有刑事联系。Sheikhattar是一国际通缉犯,另有两名伊朗人受到指控,另外签发了针对伊朗公民的6份逮捕证。

236. 沃州预审法官 Roland Chatelain 有关杀害伊朗反对派人士Kazem Radjavi针对伊朗公民发出了13份国际逮捕证并通过伯尔尼将有关调查委托书转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当局,但没有得到答复。据说这一罪行以及罪犯到瑞士的进出是由一突击队详细策划和执行的。受国际通缉逮捕的13人中有2人,Mahsen Sharif Esfahani和Ahmad Taheri于1992年11月15日在巴黎被拘留。1992年11月24日瑞士提出引渡他们的要求。1993年2月10日巴黎上诉法院公诉处宣布了同意引渡的意见,并认为引渡是恰当的做法。然而,1993年12月29日这两名伊朗国民被驱逐出法国,送到德黑兰。

237. 在伊朗库尔德民主党的四名领袖--Qassemlou派,被杀害的案件中,法新社1993年10月28日的一份电报报道说有卡尔斯鲁厄联邦检查部门(它对恐怖主义罪行有管辖权)起草的案情记录明确指出伊朗情报部门与该案件有牵连。德国总理办

事处国务秘书Bernd Schmidbauer1993年11月21日说,不排除伊朗情报部长卷入该谋杀案的可能性,当然他承认德国情报处没有确凿的证据。

238. 伊朗内政部长Nicola Mancino先生关于Mohammad Hossein Naghli被杀害的声明载于上一章节。临时报告还提到意大利议会1993年8月5日一致通过一项动议,(A/48/526,第104段)。

239. 关于Ali Akbar Ghorbani和两名土耳其作者被杀害问题,土耳其内政部长Ismet Sezgin先生说,“谋杀的作案者显然与伊朗有联系”;他还说,他们“在德黑兰与库姆之间的兵营受到训练;据信,突击队的3名成员在伊朗寻求庇护。

240. 在谋杀伊朗在国外的公民的其它案件中,有关国家的当局没有提出具体指控。由于没有具体的资料,特别代表在这一节没有提及这些案件。

C. 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惩罚

241. 尽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38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7条明文禁止这些做法,但继续收到有关持续和普遍酷刑和虐待的报告,主要是强迫被拘留者坦白、发表公开忏悔声明或供出他们所属的组织。1993年11月,一个被指控抢劫和贩毒的人的手在马什哈德被砍掉。8月,14人右手的4个指头被砍掉。

D. 执 法

242. 本报告第二章D节与临时报告107--109段一样提出了关于执法的大量资料和评论。值得重复的是,法律进行了一些改革,特别是有关对判决和判刑的上诉和辩护律师在场的刑法。上诉机制运行较好,即使是在死刑案。另一方面,没有规定非辩护律师在场不可才能确保适当的法律程序。按国际标准衡量,这一法律改革仍不能令人满意。此外,即使除了这些缺陷外,改革不适用于伊斯兰革命法庭的审判。

243. 取代1982年刑法典的新伊斯兰刑法沿袭了旧法的基本内容;它没有引进将使处罚适合于罪犯特殊情况,使刑事责任与参与犯罪的程度相吻合的技术改革,它继续以十分笼统和不确切的罪行定义发挥职能。罪行分类中的这种模棱两可在面临死刑处罚的犯罪案件中特别值得注意,它是导致经常被使用的因素之一。

244. 尽管授权用笞刑作为惩罚的案件数有所减少,但用石块扔打、断肢和鞭打仍未取消。在涉及公共政策的事项方面,由于犯罪行为的定义和分类含糊,法院有广泛的斟酌决定范围。

245. 法官任职无保障,可被任意撤职,从而使他们丧失保持其独立性的宝贵支柱。律师协会仍由行政当局管理,原定1991年10月9日举行,后又无限期推迟的董事会议选举仍有待进行。

246. 已经收到有关1993年期间使许多囚犯,包括因贩毒、恐怖主义和军事犯罪行为而被判刑的个人受益的宽恕法案的资料。获赦免或减刑的囚犯总人数为12,797人。

E. 逮捕和监狱的情况

247. 本报告第二章D节和临时报告第110至111段阐述该问题。其中包括伊朗总监狱署长1993年8月26日的声明,他宣布在1993年3月20日中止的伊朗年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在押人数增至99,900人。因此可以推测,政治囚犯大约为19,900人。

248. 总监狱署长还报告说,监狱情况恶化,主要原因有二:工作人员短缺和地方不够。因此制定了增加刑事和教养中心数目和扩大现有监狱的项目,另一项目是将被指控贩毒和吸毒者送往波斯湾的福鲁尔岛。

F. 言论自由、发表意见自由和新闻界的情况

249. 关于意见与言论自由和新闻界情况的主题,读者应参考本报告第二章E节和临时报告第112至117段。这些自由在1993年受到两种类型的干扰:对新闻媒体负责人提起刑事起诉和无法无天的暴徒对报刊杂志房舍的袭击而当局不采取制止或惩罚他们的行动。这些暴徒在示威期间声称他们是为了捍卫伊斯兰价值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权诉诸暴力,叫嚣死亡威胁和破坏公共秩序和甚至纵火、抢劫和破坏财产。

250. 《世界》(主要日报之一)1993年9月18日发表的编者意见和《Gozaresh-e Haftah》杂志1993年11月21日的社论有助于澄清新闻界的情况,上一章E节援引了这两篇文章。

251. 在编写给大会的报告后,特别代表获悉《哈姆沙里》出版物已被关闭;《世界》的一名记者,Mahmoud Asghari被拘留;《和平》主编,Abbas Abdi被逮捕;《和平》主任Mohammad Moussavi Khoeiniha和《世界》编辑Mehdi Nasiri被传唤出庭。

252. Mohammad Moussavi Khoeiniha 说,如果Abbas Abdi先生必须回答是否

违犯新闻法的问题,他应该到根据该法建立的特别机构回答,而不是伊斯兰革命法庭。

253. 1993年12月22日,Abbas Abdi先生被德黑兰伊斯兰革命法庭判处一年徒刑和40鞭。没有具体说明他犯有何种罪行。

G. 宗教自由和泛神教徒的情况

254. 特别代表获悉Chaldean基督教堂的一名主教被驱逐出伊朗,教堂的圣经会被封闭,一些教堂的建筑和学校被关闭。

255. 特别代表从德黑兰收到与各教会有联系的实体的来文,这是对他给人权委员会的早期报告(E/CN.4/1993/41,第218和219;244至252;和308段)所载资料的答复。亚美尼亚亚拉腊文化组织说,亚美尼亚宗教社区的权利受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的保护,该社区作为宗教少数的权利得到伊朗政府的最大尊重。犹太社区在议会的代表Kouros Keyvanki说,犹太社区享有自由,按其宗教进行庆典、仪式和传统活动,自主管理犹太教堂、学校、老人院和墓地。德黑兰亚美尼亚主教理事会说德黑兰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亚美尼亚社区在伊斯兰协商议会有两名代表,并拥有自己的教育、文化、体育和福利设施。亚美尼亚人在议会的代表 Vartan Vartanian 作了类似的评论。宗教少数社区的成员从国外给特别代表的来文中表达的意见则大相径庭。

256. 特别代表在他的早期报告中关注Mehdi Dibaj的命运,他是一名基督教牧师,过去7年里一直被关在监狱(内容见E/CN.4/1993/41,第248段)。当特别代表完成了该报告时,他获悉Dibaj牧师被萨里伊斯兰革命法庭以判教罪判处死刑。特别代表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发了一份急电,请政府保证Dibaj牧师能利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6、14和15条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4/50号决议附件第4-8条规定的保障措施。他还请伊朗政府考虑给予宽恕。几小时后,政府宣布Mehdi Dibaj被释放。

257. 特别代表根据当局和官员签署并加封的文件分析了泛神教的情况,这些文件规定的戒律和提出的论点证明泛神教社区受到歧视和骚扰。1993年,10名泛神教教徒被投入监狱,加入了已经在押的另6名教徒的行列。后者包括Bakshu 1lah Mithaqi和Kayvan Khalajabadi先生,1993年11月23日确认他们被判死刑。根据第81号判决书D段,他们被判除了其它事项外犯有“向联合国转交资料”罪,估计这是指特别代表在第3次访问该国时与他们的会晤。特别代表1993年12月30日向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外交部长发了一份急电,要求允许这两人利用国际文书规定的保障措施,或许对他们给予赦免;他还提醒部长注意人权委员会第1993/64号决议第1(a)段的内容,该段促请各国政府不要以任何方式的行动恐吓和报复打击那些向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提供见证或情报的人士。急电也涉及到Raamadan-Ali Dhulfaqari先生的案件,他是一名泛神教徒,以叛教罪被判死刑。

H. 妇女的情况

258. 临时报告描绘的情况没有改变(见A/48/526,第59至66和121至123段)。总之,强行穿着适当伊斯兰服装的运动一直在继续,偶而这些运动酿成街道事件,衣着不适当的妇女遭至体罚。

259. 特别代表在写完临时报告后获悉1993年9月2日在一次这样的运动中,一位官员在德黑兰郊外杀害了20岁的Bahareh Vojdani小姐。另外,在德黑兰,1993年11月2日26名青年妇女因在一次私人聚会没有带适当的面纱被捕。伊朗报刊报道了这些事件,事实也是如此,伊斯兰议会否决了本可容许28岁或以下的女医生离开国家从事学习或在议会成立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若干法案。

260. 伊朗代表在大会第3委员会的发言中断然拒绝特别代表关于该问题的批评,他说特别代表对伊斯兰戒律和司法判例一无所知。特别代表必须阐明,他的任务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国际社会面前承诺要尊重和适用的国际人权法和国际文书的准则、原则和规定而不是根据伊斯兰法或司法判例提出评论、意见或建议。他对该问题以及其它事项的评估是建立在目前的国际标准而不是国内法的基础上。

I. 贩 毒

261. 贩毒和吸毒是政府查明的国家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最严重问题。伊朗的地理位置使该国成为毒品从“金三角”运往欧洲的过境道路。当地使用人数也在上升,官方数字为100万吸毒者。

262. 不久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向贩毒发起正面进攻。收到的资料表明,贩毒团伙装备精良,通讯设备先进并与巡逻警察交战。为吸毒成瘾者设立了复员中心,但在有些情况,问题达到适用死刑惩罚的程度。反毒运动负责人6月23日说“吸毒成瘾者在第三次被逮捕时可能被处决”。

263. 伊朗政府认为联合国各机构之间对伊朗的贩毒问题意见不一且态度模棱

两可。伊朗政府说近东和中东非法贩卖毒品及有关问题小组委员会赞扬伊朗制止贩卖毒品的公开运动。政府也许发现小组委员会的赞扬与特别代表的批评相互矛盾。

264. 正如过去经常重复的,这里需要再次重复,特别代表不反对同贩毒进行斗争的行动,因为毒品是近几年人类面临的主要祸害。他对反毒运动无指责,但他强调在反毒斗争中,犯罪分子应得到适当的审判,保证适当的法律程序,对他们适用的死刑不得超过伊朗是其缔约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规定的严格限制。

265. 根据伊朗政府本身的声明,贩毒问题与国内吸毒问题一样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严厉施行死刑并没有产生效果。实际上,在历史的长河中死刑从未根除社会弊病,因为其根源并没有因恐吓和恐惧而消失。

J. 伊朗境内的难民

266. 上一章N节载有关于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难民情况的资料,大部分是特别代表通过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官员的采访获得的。

267. 特别代表在完成了该报告时获悉41,765名阿塞拜疆难民在伊朗安置,他们因在阿塞拜疆为控制纳戈尔卡拉巴赫非地的战争而逃离。他们被安置在由伊朗红新月会管理的7个难民营里,主要在Pars Abad的边界地区。国际社会应支持伊朗政府为解决这些人的物资需要进行的努力。

K. 在国外伊朗公民的亲属

268. 特别代表收到住在外国的伊朗人和伊朗难民的大量抗议信,他们的亲属被传唤到警察局、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或情报部,要他们提供他们在国外的亲属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在有些情况,据声称要求他们敦促亲属回国。在其它情况,住在伊朗的亲属被要求与伊朗情报部门合作,并且受到威胁,如果他们拒绝将遭到报复。对生活在伊拉克和土耳其的伊朗公民的亲属表示特别关注。

四、结 论

269. 将最近的事件与过去几年相比,人们的印象是情况在1993年没有显著改变。适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尚未达到,没有纠正现有法律缺陷的计划。同样的问题重复出现,官员,特别是负责公共政策的官员对偏离有关当局认为的现行准则的事件做

何种反应人民仍与过去一样无法预测。

27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是这一批评来自于特别代表对伊斯兰法的无知。事实是监督人权的国际机构必须以国际原则和文书为准则,国内法律、机构和做法必须改变,以适应国际法,而不是相反。这是经常导致评价中产生分歧的根本障碍所在,迄今为止尚未解决。

271. 特别代表希望重复他给大会的报告中的一般评论,他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仍然应该置于国际监视之中。

五、建 议

272. 特别代表向人权委员会提出下列行动建议,他认为从生效中的国际文书角度看它们是恰当的:

- (a) 敦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再次采取迫切和有效行动,防止其秘密特工人员骚扰生活在国外的伊朗人及其生活在国内的亲属或对流亡者和难民的生命谋杀企图,无论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对报告的犯罪行为进行调查,特别是其它国家当局指出伊朗特工人员有牵连的犯罪行为;与负责调查和处罚这种犯罪行为的当局令人全心全意合作;
- (b) 提醒伊朗政府,它必须对其刑事立法进行技术改革,确保适当的法律程序,特别强调政治审判必须公开和有合格的辩护律师在场。还应该建议政府在其民事立法中承认男女权利完全平等,就传统和文化习俗而言应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信仰和选择;
- (c) 关于新闻和言论自由,敦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处理以攻击新闻媒体设施来恐吓新闻媒体的集团造成的问题,采取适当法律步骤,保护报刊杂志和记者,处罚唆使和进行暴行的人,消除用暴力手段威胁口头和书面新闻媒介的现象;
- (d) 鉴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应政府1992年3月的要求被迫离开伊朗的并铭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政府之间仍有完全有效的协定,敦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遵守该协定的条款;
- (e) 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通过特别代表与人权委员会的合作问题,应该指出,如果政府除了允许特别代表第4次访问伊朗外,向他提供充分合作,那对所有关注人权的人均是有利的,因为他们了解伊朗的人权。

附 件

1993年10月22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
致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特别代表的信

兹向你通知如下：我们收到一套资料，反映了我国保护人权制度的各个方面，现将这些资料转交给你，以此补充对去年9月你所转交的指控的答复。这些资料分为六类，详列如下：*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赦免措施。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选举。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和麻醉品问题。
4. 法官高级纪律法院判定有罪者。
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监狱组织工作人员被控告者名单。
6. 对特别代表过去各份报告中所提指控尚未转交的答复。

大 使

西鲁斯·纳塞里(签名)

* 出于经济考虑，所转来的资料不能都收在附件里。 见第221-228段。

附 录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赦免措施
(1992年3月至1993年9月)

1. 在伊朗历Fitr宗教节(Farvardin月12日)之际:

A. 赦免毒品罪犯	287 人
B. 赦免恐怖主义罪犯	141 人
C. 赦免普通罪犯	59 人
D. 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11 人

总计 498 人

2. 在伊朗历1371年Qurban和Ghadir宗教节之际:

A. 赦免毒品罪犯	1 181 人
B. 赦免军法罪犯	213 人
C. 赦免恐怖主义罪犯	51 人
D. 赦免普通罪犯	58 人
E. 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25 人

总计 1 528 人

3. 在先知圣诞(伊朗历1371年)之际:

A. 赦免毒品罪犯	1 518 人
B. 赦免军法罪犯	215 人
C. 赦免恐怖主义罪犯	8 人
D. 赦免普通罪犯	25 人
E. 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15 人

总计 1 781 人

4. 在伊朗历1371年Mabath宗教节之际, 共有1,780名犯人赦免或被减刑。

5. 在伊朗历1371年Shaaban月15日:

A. 赦免毒品罪犯	601 人
B. 赦免普通罪犯	8 人
C. 赦免恐怖主义罪犯	8 人
D. 死刑减为15年徒刑	2 人

总计	619 人

6. 在伊朗历1372年Fitr宗教节之际:

A. 赦免毒品罪犯	1 324 人
B. 赦免军法罪犯	261 人
C. 赦免普通罪犯	66 人
D. 赦免恐怖主义罪犯	91 人

总计	1 682 人

7. 在伊朗历1372年Qurban和Ghadir宗教节之际:

A. 赦免毒品罪犯或减刑	1 238 人
B. 赦免军法罪犯或减刑	1 404 人
C. 赦免恐怖主义罪犯或减刑	11 人
D. 赦免普通罪犯或减刑	112 人
E. 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3 人

总计	2 768 人

8. 在先知圣诞之际, 共有2,141名犯人赦免或被减刑。

• 从1992年3月至1993年9月, 被赦免或减刑的总人数:	12 797 人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和麻醉品问题

麻醉品是人类社会最大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面对的问题,国际社会没有几个成员能够避免其害。分别位于东南亚和中东西部边缘的金三角和金新月地区,再加上南美洲北部,是世界上麻醉品最大的供应地,国际社会虽一再努力同毒品贩运者作斗争并试图消灭上述三个地区的毒品产地,但一直未能取得明显的成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滨临波斯湾和阿曼海,成为连接东亚、东南亚与欧洲的桥梁,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一地区处在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上,数千年来紧挨着麻醉品三大产区之一,即金新月带。多年来,在设备最精良武器最先进的国际贩毒集团的保护和大规模护送下,数量巨大的麻醉品在生产和包装之后,穿过伊朗东部边界运进伊朗,然后经过伊朗西部和西北部大门,穿过土耳其领土被运到欧洲国家。举例来说,单是在1979年一年,当时正值沙赫王朝灭亡之前,至少有11,076公斤的麻醉品被查获。

在伊斯兰革命获得胜利之后,伊朗政府总的政策是保护和促进人权,尊重伊朗和其他国家的所有人类价值。因此,开展与毒品贩运作斗争的全面运动成了伊朗政府议事日程上最重要的优先项目之一(毒品贩运是黑社会组织所计划的行动并受到一些超级大国的鼓励,它们欲借此进一步剥削被压迫民族,特别是伊朗人民)。因此,自伊斯兰革命开始以来,被没收的毒品数量和因被指控与国际犯罪份子合作而被捕的人数都在上升。有关组织提供的数字证实了这一点。

1981年,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两年,被没收的毒品数量比革命前的一年所没收的数量多一倍,达到27,719公斤。在随后的几年里,伊朗政府一直采取坚决有效的行动,力图消灭这种不人道的贸易,并取得了成就。1992年,在人民的广泛帮助下,共发现并没收约65,941公斤毒品。但为了取得这些胜利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自1980年以来到现在,查禁毒品运动指挥部的364人在这些行动中牺牲,另有467人受伤。这些数字一方面说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为了与参与这种罪恶贸易的人斗争而作出了多大的努力,另一方面说明毒品贩运活动增加,国际贩毒集团为了保住伊朗这个通向欧洲的毒品转运通道而加强了活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为了解决这种艰难而又耗费巨大的对抗尽了一切努力,并且,尽管背负着由此产生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和困难,特别是伊拉克军队对伊朗领土的八年入侵,它还是调动了一切可能和力量。毒品路过的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不仅没有对伊朗表示鼓励,而是对之提出了许多指控并无视其努力,总想使伊朗屈从其政治

和经济压力,屈从其双重标准的歧视性的政治。这种政治,连同关于伊朗处决人犯比率高的指控,正好意味着它们无视这些集团的大规模犯罪,意味着对这些国际匪徒的间接鼓励。

国际贩毒集团在向伊朗西部边界运送毒品的同时,还将很大一部分毒品供应伊朗市场。结果,我国劳动大军的很大一部分,主要是青年,为了发财致富,开始走上贩运毒品的道路,而不是把其聪明才智和资本用在正道上。由于一些西方国家不断向伊朗施加压力,企图使我国屈服于它们,这方面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统计数字估计,现在伊朗吸毒成瘾者多达100万。另一方面,吸毒现象的发展导致许多其他社会问题的产生,如卖淫、盗窃、谋杀、离婚、许多儿童遭遗弃等,这些都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困难倍加严重。

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没有忘记采取预防和补救措施,尽管国内存在着种种困难,还是尽了一切必要的努力,沿东部边界修建公路哨所,在重要地区部署人员防止贩毒者入境,为吸毒成瘾者建立戒毒中心,禁止国内种植罂粟,并宣布愿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但是,尽管伊朗国内取得了这些成就,国际讲坛却对伊朗提出了无端的指控。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地缘政治位置采取与贩毒作斗争的政策,是正常的事情。在这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是按此规则办事,并非例外;它在不同的场合曾受到联合国中近东地区非法贩运问题和有关事项小组委员会的称赞。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联合国专门机构存在着双重的态度和不同的意见,而这些意见毫无根据,是不能接受的。国际社会的成员需要协调并进行认真的回顾,才能为公正公平地解决目前的问题铺平道路,才能不给一些企图利用其他国家困难的国家以可乘之机。

为了进一步澄清形势,并说明国际贩毒集团在伊朗所采取的反人道措施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为解决这一国际问题而作出的努力,我们想提请委员会注意关于去年发现结果的现有统计数字以及因贩运毒品而受控被捕的人数。

吸毒成瘾者接受了戒毒训练的人数
(1991年3月--1993年1月)

1991			1992	1993
月 份	女	男	女	男
3 月	7 291	39 618	11 631	61 035
4 月	7 395	44 463	5 380	50 623
5 月	7 016	40 655	12 268	70 704
6 月	7 991	49 352	12 440	72 247
7 月	8 026	48 870	10 914	74 867
8 月	8 571	54 672	10 954	75 494
9 月	8 883	57 665	8 980	61 769
10 月	9 038	58 692	22 937	79 868
11 月	9 343	61 677	11 138	81 523
12 月	9 513	62 877	11 113	84 566
1 月	9 611	64 053		
2 月	11 634	66 423		

1993年头六个月里所没收的毒品数量

毒品种类	重量(公斤)
海洛因	652/08
鸦片	22027/164
大麻	2337/85
鸦片残余物	24/858
鸦片提炼物	885/065
吗啡	11977/15
其他毒品	87/103

1993年头六个月里逮捕毒品走私犯人数
及没收的武器和车辆数量

逮捕的人数	7 127
没收的武器	510
没收的车辆	387

1372年头六个月里法官高级纪律法院判定有罪者名单

姓 名	职 务	罪 名	法院判决书编号	处 罚
Mohammad Ghasem Ashabi	第一刑事法院院长	不法行为和作出不实之判决	<u>58/72</u> 72/4/22	连续三个月扣减五分之一工资
Mohammad Taghi Pir Bonieh Known as Kashani	刑事法院院长	不法行为	<u>61/72</u> 72/4/23	连续四个月扣减六分之一工资
Ali Nazari	德黑兰第11号检察处 公共检察官助理	不法行为	<u>68/72</u> 72/4/30	连续两个月扣减十分之一工资
Amir Hossein Sepehri	德黑兰法医学总调查官	调查案件时失职	<u>70/72</u> 72/4/30	连续四个月扣减六分之一工资
Hamid Hosseini	Ardebil刑事法院院长	调查案件时失职	<u>81/72</u> 72/5/3	连续三个月扣减五分之一工资
Mohammad Namazian	Yaasouj司法局局长	不法行为	<u>63/72</u> 72/4/28	连续三个月扣减十分之一工资
Hossein Dehghan Dehnavi	Baaft公共检察官	失职和不法行为	<u>75/72</u> 72/5/9	连续三个月扣减八分之一工资
Samad Khaneshi	Kalibar独立法院院长	不法行为	<u>79/72</u> 72/5/24	连续三个月扣减四分之一工资
Samad Khaneshi	Kalibar独立法院院长	不法行为	<u>85/72</u> 72/5/30	连续五个月扣减四分之一工资
Enaiat Allah Ghasemi	原 Chalous 公共检察官代表	失职和不法行为	<u>94/72</u> 72/6/15	连续三个月扣减五分之一工资
Hojjat-l-Islam Hassan Naderi	Tonakabon 第一刑事法院院长	失职和不法行为	<u>94/72</u> 72/6/15	连续三个月扣减五分之一工资
Ali Akbar Soleimani	Arak公共检察官助理	不法行为	<u>83/72</u> 72/5/30	连续三个月扣减七分之一工资
Hossein Mashaiekh	Arak公共检察官助理	不法行为	<u>83/72</u> 72/5/30	连续三个月扣减七分之一工资
Abbas Ghaderi	Kashan公共检察官助理	不法行为	<u>91/72</u> 72/6/7	连续三个月扣减五分之一工资
Ahmad Afshar	Masjid Soleiman革命法院公共检察官助理	不法行为	<u>88/72</u> 72/6/3	连续三个月扣减五分之一工资
Behzad Kamjou	Kermanshah 公共检察官助理	不法行为	<u>82/72</u> 72/5/30	连续两个月扣减十分之一工资
Mohammad Taghi Hassani	Mamasani独立法院院长	失职和不法行为	<u>78/72</u> 72/5/3	连续三个月扣减十分之一工资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监狱组织工作人员被控告者名单

名 字	父 姓	罪 名	目前境况	职 务
Naser Aghaei	Ali	接受犯人贿赂,贪污, 以及婚外关系	被解除职务; 正受到调查	Evin监狱 工场主管
Mohammad Rega Selsefour	Gholamali	受贿,帮助犯人逃狱	"	Evin监狱 工作人员
Ahmad Kasiri Bid Hendi	Abbas	滥用公职,伪造监狱当局 的文件,受贿,婚外关系	"	监狱组织 工作人员
Ali Mohseni Nia	Ghoiam Hossein	伪造监狱长的文件,作弊, 向犯人家属索贿	"	监狱组织 工作人员
Mohammad Shafiei	Akbar	伪造监狱长的文件,作弊, 向犯人家属索贿	"	监狱组织 工作人员
Majid Davariar	Hossein	作弊,伪造监狱上级单位 的文件	"	监狱组织 工作人员
Seyed Hashem Sadr		殴打犯人	"	劳教中心主任
Alireza Yusefi Pour	Ismaeil	殴打、骚扰犯人	"	监狱看守
Changiz Khan Sheikhi	Javad	刁难犯人家属	"	监狱组织 工作人员
Mohsem Zareei Mahmoun Abadi	Jafar	刁难犯人家属	"	监狱组织 工作人员
Mohammad Hossein Saghi		滥用公职,受贿,婚外关系	"	Sistan省监 狱组织总管

XX XX XX XX XX